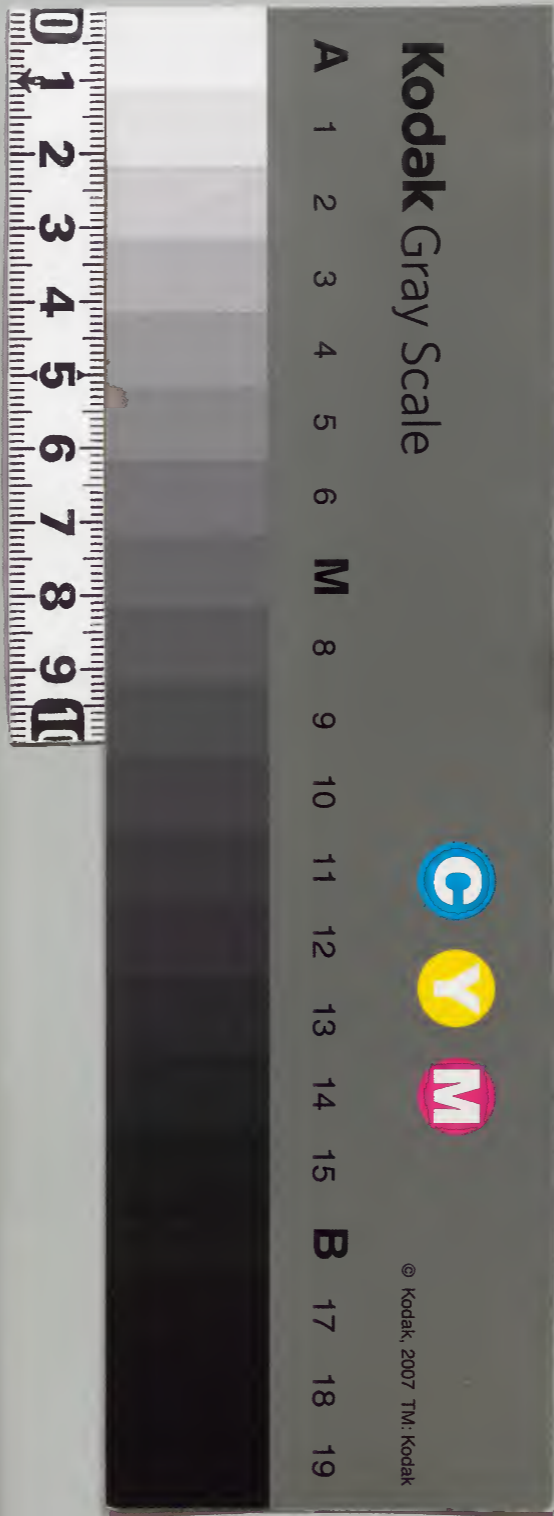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六	六	六	四
冊	架	函	三
			二
			一
			類

內閣文庫			
六	四		漢
冊	三		書
	二		
	一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345
冊數	6 (5)
函號	277 112



黃進士槐芝堂四書解孟下

甫中 維聚 黃景早 著

同邑 社友 朱之臣 黃日炳

臨海 陳蒙吉

門人 王立毅

江夏 萬策 全閱

孟子曰離婁之明

孟子曰法非所以治天下而能治天下者必藉法以其能載仁而運也。吾嘗一徵於離婁公輸子焉以彼之明巧若無所事規矩者然使不以規矩則制器無其具不能成方圓矣則法固明巧者不能踰也。又嘗一徵於師

黃進士四書解 下五 卷

曠焉以彼之聰若無所待六律者然使不以六律則審音無其具不能正
五音矣則法固聰者不能外也。古今稱平治者曰堯舜其道如天好生者
也以二聖之神聖宜可獨運而成功而二代之恭隆皆藉仁政以為理苟
不以仁政紀綱不立精神將安托也。而欲以平治天下此猶之斲無度之
器而奏不律之響也。其將能乎則法又堯舜不能易也。試觀今之為君者
中有愛人之心而聞譽亦既著矣固宜天下平治也。顧乃澤不被於當時
法不垂於後世者何也。則以不行先王之仁政故仁心鬱而弗舒而仁聞
亦竟泯泯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密而籌之滿腔封而固之一膜心神
空注何關於治理也。猶之徒法不能以自行臨朝而布則工由衷而宰則
拙迹象徒具何益于推行也。夫徒善之弊至與徒法等為君者奈何于仁
政而忽諸大雅假樂之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蓋以先王之法有典有

則中正不偏由之可以無愆綱之紀之周密無缺由之可以無忘苟遵先
王之法而猶不克于愆忘無以澤今傳後而過者未之有也。夫遵之可以
無過者正以其法制于聖人耳。聖人其制器也既竭目力焉以觀方員平
直之理於是繼之以規矩準繩之法以為之。夫然後明有所寄而制器者
得有所藉而用不窮也。其作樂也既竭耳力焉以辨五音之理於是繼之
以六律以正之。夫然後聰有所寄而審樂者得有所循而用不窮也。其平
治天下也既嘗竭之心思凡所以計安民者無念不到無處不及矣。於是
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以為之。夫然後仁有所寄而政在一世則覆一世之
天下政在萬世則覆萬世之天下矣。聖人制法之善如此而可不遵哉。故
曰為高必因丘陵曰高而高就矣。為下必因川澤曰下而下成矣。先王之
道正為政者之丘陵川澤也。苟為政而不知所因則成憲罔遵師心自用

而愆忘之患立至矣。可謂智乎夫。人君而能遵法。智主也。去仁人也。是以
惟仁者有仁心。以運仁政。彼其美。墻堯舜。效法唐虞。以之居高而托天下
也。則紀綱順。布德澤。無窮。何不宜也。若不仁而在高位。則以先王為不足
法。仁政為不足行。身自為惡。而貽禍天下。是播其惡於衆也。播惡何如。蓋
君者。臣民之表。而道者。法度之準也。上不行。先王之政。是不以道揆度夫
事。而制其宜。無道揆也。上既無道揆。則為下者。亦不知仁政之當行。而惟
意所適。誰知以法自守乎。由是朝非無道也。惟不行。故不信。而謨訓典章
所必玩矣。由是工非無度也。惟不守。而不信。而繩墨約束。所必棄矣。朝不
信道。則君子犯義。蓋有不受法。謹而已。受理謹者。工不信度。則小人犯刑。
蓋雖未逮刑章而已。干法紀者。上無其道。而朝野皆非。一至於此。尚何以
為國矣。使當此而不亡。亦其僥倖而已。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此特國

之不強。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此特國之不富。非國之害也。惟
上無道揆。而無禮以教民。下無法守。而無學以自殊。從此綱維盡失。弑逆
萌生。賊民並興。國之喪也。何日之有真。可謂災害矣。不仁之禍如此。為君
者。奈何不行仁政也。然當行仁政者。君而輔君以行者。臣亦與有責焉。大
雅板之詩云。上天方欲顛覆周室。為臣者無得泄。然視之而不急救。正
也。詩之所謂泄。猶今時之所謂泄也。蓋感國事之凌夷。則泄之興。譏
嗟世人之闕茸。則泄之志。警堂有二焉。夫所謂泄者。者于何見之。如事君
則無義矣。而惟事阿徇。逢迎之私。進退則無禮矣。而絕無盡忠補過之意。
言則非毀先王之道。上古法度。乃欲厭棄而弁髦之。此其快詭隨之計。行
罔上之私。而國家緩急。何所恃此。臣為也。此正所謂泄也。故曰。臣道貴
恭而恭。胡以名。惟先王之仁政。君以為難行。而必責之。則大義章。謂之

萬葉之恭可矣。臣又貴敬而敬，胡以名惟先王之仁政。吾用開陳而禁閉其邪心，則小心翼之謂之真純之敬可矣。若謂吾君不能行先王之仁政，是怨其知難而開之易者也。是開君之善而導之邪者也。非恭非敬，真妨害其君而已。不謂之賊而何為君不可自賊。為臣不可賊君，則仁政誠當法諸先王矣。

通章以仁政作頭腦，皆屬君身上。而天之方嚴以下，并責乎臣也。每說一段，必有個結證。章內四故曰：字可見。規矩六律，總是前古聖人所制。彼離婁等特用法者耳。非立法者也。與竭耳目之聖不同。借來引起堯舜如詩興體，至堯舜之仁政，則法多創始，不必因襲前代六律是罷。此音是般必托律以吹此般，然後音之清濁高下可辨。堯舜之道字屬心思邊對明巧看政者道之途也。所以行此道而見之事者也。今有節是

指當時為政仁心仁聞串說行先王之道行字與下遵因字一樣看。後善二句重上句不憊不忘節言用法必善于治以起下意。憊是過當處忘身遺落處遵用舊典則有所稽故不憊有所據故不忘。心思乃經畫所以治天下者不忍人之政乃流布所以治天下者聖人二字總提在前。乃亦開物成務之聖人也。繼之者即從吾心流出文章制度紀綱。雖令皆心思竭處來存之為仁心，即發之為仁政。猶草木之有根本而自茂為枝葉也。上無道揆道字，即上文先王之道道字。不用那道來自揆度是師心度口也。道即仁政即法也。自其運用乎天理故曰道自其成法可揆故曰法道揆是員活意。法守是一定意。下朝不信道俱就無法守言兩無字非無道與法也。是有之而不依也。兩不信字由無道法上見。上指君下指臣。朝字就在朝內。臣言百工則通內外諸臣而言不信。

道不信度申上二句言之。犯義犯刑又其流弊矣。重無道揆一句。是不仁無法守以下俱是播惡。上無禮指無道揆道理也。禮理之節文也。下無學指無法守學即效法之意。賊民猶言奸民。即不信犯刑之民也。事君無義一句。渾說進退不是去就。以周旋左右言。即進思退思之進退也。進退無禮者以趨走承順為敬。不以禮自律也。言則非先王之道。非毀仁政以為不足行也。昏之只怠緩之意。下猶昏之指其昏且將就之心言之也。恭敬一也。自尊君而言。謂之恭。自在我處心而言。謂之敬。維也善也。以仁心行仁政也。邪者存心行政皆不仁。賊字反上恭敬字。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 章

孟子曰天下有至人猶其有至物也。規矩非方員之至乎。蓋規誠設不可欺。以員矩誠設不可欺。以方也。乃若聖人其人倫之至者乎。彼其寸心具

有秩序倫特其心之所自托。中正即立人極。至特其倫之所自滿也。人非法倫于聖。何以全人道之規矩哉。夫人倫莫大于君臣矣。故為君者欲盡為君之道。為臣者欲盡為臣之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蓋百世而上堯為君舜為臣。而喜起之交。特隆而百世而下。君法堯臣法舜。斯明良之治。可繼昔舜之事堯。有所以事君者在也。吾苟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是鄙其君為不足為不敬其君者也。昔堯之治民。有所以治民者在也。吾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是置其民為不足恤。賊其民者也。明其所以即為英君察相而有餘。昧其所以即為庸君具臣而不足所以者。仁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天下之道未有於仁不仁之外。相持而別為一道者。未有於仁不仁之中。相參而溷為一道者。然則君可曰吾繼不如堯退。亦不失為英主乎。出於堯之仁。即入於賊民之不仁矣。臣可曰

吾縱不如舜下公不失為察相乎。出於舜之仁。即入於慢君之不仁矣。一不仁而其禍可矇言哉。如暴其民甚而身弑國亡之禍隨之。暴其民未甚而身危國削之禍隨之。且禍不止於身存之日也。身沒之後人尚據其實行而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生于後者可以鑒矣。大雅蕩之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即今人當以不仁之禍為鑒之謂也。監不仁即法堯舜之仁。其所以事君治民者得所以為庶幾盡君臣之道而無忝於人倫哉。

通章欲人法堯舜以盡君臣之極。聖人為倫之至。正其仁之至也。堯舜是仁的。幽厲是不仁的。鑒幽厲正要人法堯舜也。人倫五倫皆是。下特舉君臣言法堯舜。要以仁心為主。有此仁心自然政事皆出於仁。不必拘其已成之法。而參互變通皆堯舜也。要者二所以字。孔子本意只就

一身理欲上說。註法堯舜意補足。出此入彼更無可專門。暴字對仁字看。幽厲止言惡謚。勿實作幽王厲王言暴民以下只責君而不責臣。然為臣者使君至此亦難逃其責。豈以舜事君者而有是耶。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

章

孟子曰有國者而欲保世滋大。非仁無由矣。吾觀三代之天下其得失若循環然。方其得之也以仁。仁則天命歸而人心戴。禹湯文武欲終守臣子之分而弗克及其失之也以不仁。不仁則天命去而人心叛。桀紂幽厲雖欲一日安于臣民之上而不能。此三代之事彰明較著者然也。而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何獨不然哉。仁未有不興而存者。也不仁未有不廢而亡者也。吾嘗自有國者而應推之。天子不仁則四海不保矣。諸侯不仁則社稷不保矣。卿大夫不仁則宗廟不保矣。士庶人不仁則四體不保矣。貴

賤尊卑一或不仁未有不淪於死亡則不仁之禍也烈哉今之人語之以死亡誰不惡之而反樂不仁是以致之之道去之也欲免於死亡不可得也是猶惡醉而強酒欲免於醉不可得也可不謂大愚哉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以仁為生存之本有國者可不為社稷計耶

此章以國作主餘俱是客孟子本傲當時諸侯行仁故先論三代得失以起下見非特天子為然而諸侯亦然下又自諸侯而應推之興盛也不止于存廢衰也未至于亡仁則真意旁皇周洽自然祈天永命不仁就是不保不待喪亡也未節決其必亡正要諸侯深省意一樂字可玩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 章

孟子曰人主合天下以成身則必合天下以修身如愛人而人親其常也而或弗親則反吾仁以為恩澤未薦也治人而人治其常也而或弗治則

反吾智以為調劑未晰也禮人而人答其常也而或弗答則反吾敬以為誠意未孚也凡不親不治不答身之所行有一不得者皆反求諸己以天下不肯恕我之心還為我不容自恕之心必求其百密而無一疎也如是而身有不正乎仁智禮之真純一反盡之矣身心而天下有不歸乎親治答之脈絡一已操之矣此其釋天下以修一己問皇極不問庶微而正一己以式天下人助信即天助順詩所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非耶蓋天之理即為命入之情即為福而迎命集福不在求人而在自求也君可不務反己乎

此論盡仁智禮之極功只在反求二字建皇極而得人得天舉積此矣愛人治人禮人即仁智敬所行處愛主恩惠說治主整齊說禮主防範說人字即指天下之人也仁智禮已盡修身之道行有不得者皆反求

諸已即是三者之中自責自反要於已身上求到親切痛快處故加一有字皆字引詩重自求二字正與反求相應

孟子曰人有恒言 章

孟子曰論治貴識本得其本而家國天下可幾而理矣。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吾就斯言而想之其本不可識哉。言天下不離國者蓋京師首善之地正四方式化之會也本在是已言國不離家者蓋宮闈意指之喻正王畿耳目之屬也本在是已至於家而獨無所本乎一頓一咲一舉一動而宮庭已先受而先習之家之根柢於是乎在矣。况對家而言則身為本對國與天下而言則身為本。吾深有味乎恒言也。曰本字見治亂皆由於此不獨就好邊說序字不重家之本在身不是止以家之本屬身玩文勢進說歸身上見天下國家之本盡在身也。

在家為善則在國為不忒在天下為萬恭摠一身而已故以恒言進推之須知末句心造恒言味出不可說恒言所未及

孟子曰為政不難 章

孟子曰柄政者惟苦德施之難也。不知宰德有本而施德有機為政惟當有鼓動人心之法而為之亦何難焉。惟不得罪於巨室而已。巨室與我耳目竅真而願望雖愜吾誠好惡取舍頓爰起居一稟於大公至正無有一毫未善足取厭人心者則巨室既屬心于我而慕矣。夫既不得罪于巨室何得罪于一國將見巨室之所慕國人皆忻然悅服而慕之矣。夫既不得罪于一國何得罪于天下將見一國之所慕天下皆忻然悅服而慕之矣。人心未慕則君民之勢分而為二而梗化橫命者常多人心既慕則君民之情合而為一而朝施暮暨者自順一人之德教自貴而賤自近

而遠四海之內。歸如流水。豈不沛然。溫哉。至此而政成矣。魯何難之。與有信乎修身為要矣。

不得罪巨室。句是一個頭腦。非巨室之不敢罪我。乃吾身之自無可罪耳。若是先去曲意承奉巨室。以為不得罪。其何以為政。說巨室是舉那一個難處的人。我能處置得使他心服。則一國天下可知。不重是入望慕。不是人。自己的神情意思自然如此。非必撰討巨室的消息。統慕也。德教二字不平。謂教令之行皆德也。即是為政之寔根。修身來慕自彼。向德教自我行。所謂相迎之機也。沛然見不難意。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

全

孟子勉當時意曰命入者天也。回天者人也。吾嘗即治亂之勢而推之時乎。天下有道也。則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焉諸侯大夫帖然稟仰于天。

子而無敢越志。豈位相維哉。德不若也。時乎天下無道也。則小役大。弱役強。焉禮樂征伐。羣然號召于與國。而無敢抗。豈心相下哉。勢不可也。斯二者天也。明聖興而威福一天。運之貞于常也。奸雄起而禍亂興。天數之遭其變也。豈無所以順之。法乎然在。有道之天以帖服為順。所貴在委命而不橫。命無道之天以挽回為順。所貴在制人。不制于人。故一意修德。不以智力角。不以回楮。狂者順天也。是為存者。機而人歸天。與因之矣。不務修德。惟以權勢。衡以偷安。玩者逆天也。是為亡者。機而人歸天。與因之矣。不矣。順逆異致。存亡相反。出此入彼。胡不可自決耶。試觀齊非強大之國哉。至於景公之世。不能自強。使強吳。得而乘之。乃嘆曰。吾既不能出令。以使人。又不能聽命於人。是與人睽絕。而失其和好也。遂涕出而女於吳。其不得已而為人後如此。能順天者諒不如是也。今也小國不及時修德。而般

樂怠傲皆效大國之所為而願欲恥受其教令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
師故不受命其可得乎吾知如齊景之涕女必不免矣夫恥受命者真心
也進而求之不有知恥之勇在乎吾謂如恥之莫若勉而師文王凡其修
和恬胃之政布在方冊者皆設誠而行之既師文王則為有道之賢德矣
論無道之弱小令自我出命自我行天下皆將服役之怨後吾計大國五
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此誠所謂順天之存也且以文王之事言
之詩云商之孫子其數不但十萬惟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皆臣服于周
所以臣于周者以天命靡常歸于有德故耳且不但商之孫子服之雖殷
世之膺大而數違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祀于周之京師也夫商周之
不敵明矣而成敗胡若是反哉孔子讀此詩而嘆之曰商之孫子至衆也
而文王之仁為天所祐雖十萬之衆難乎其為衆也一則以如林之旅不

能當六百之祿一則以三千之臣而事成無競之功然則天下不患無見
休臣附之人而患無積功累仁之君耳故國君能如文王之好仁則天下
之歸往者如高之歸文王矣夫誰與為敵哉由詩及孔子之言觀之則
欲無敵於天下者必行仁而後可乃今之小國恥受命於大國者是欲無
敵於天下也而不師文王以行仁則其恥為無益之恥而欲為妄異之
欲曾何所恃以為功乎殆猶執勢而不以濯也桑柔之詩云誰能執勢遊
不以濯則誰欲無敵而不以仁哉通於詩人執勢之說蓋信乎為政者之
不可不師文王也師文王則順天而存矣

首章揭一天字雖有道無道並言却重無道邊順天不是徒安其分要
須以賢德自勉有道之常命固在我無道之變去喪以復其常命亦在
我也順天逆天盡一章大旨順天即是要回天非是上論順天下師文

王方為回天。作兩截說話也。順天二句單承無道來說。會下好仁。意為
沙景公一節。正舉一個不能順天的。不免為人役來為鑒。今也節說小
國如此行事。必不免為景公涕出。是他恥處。但不知個免恥方
法。今也取受命此個恥。便可乘以激發他。一師文王便有仁則榮光景
在。文王在商末。正是能順天的師。能為政天下。正是順天者存也。引
詩及聖言。舉文王寔事。以見必可師意。末節反言不師文王。必不能為
政。以警醒他去師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

全

孟子曰人君之能受言者。謂其心尚明。可以利害禍福動之耳。若不仁之
君。可與之言哉。蓋其心為私。錮欲令智昏。如危之所倚。何安之有。彼則不
知其危。而反以為安。苗之所伏。何利之有。彼則不知其苗。而反以為利。所

以致亡之道。何樂之有。彼則不知其是以致亡。恣荒淫暴虐之為。而樂其
所以亡者。吾為從而與之言曰。此危也。苗也。亡也。豈見信耶。惟不見信。故
不可與言。而敗亡立至也。向使不仁而可與言。則知危而畜安。知苗而畜
利。知亡而畜存。尚何亡國敗家之有哉。然則不仁之禍。其自取乎。昔有孺
子觀滄浪。而興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
我足。其天籟之自鳴耶。其適言之可察耶。孔子曰。此一孺子之歌。至理存
焉。爾小子聽之可也。夫水惟清也。斯以之濯纓。而水惟濁也。斯以之濯足。
矣。一清一濁。原啟人以可用之道。或纓或足。遂應水以必至之符。誠自取
之也。而濯者何心焉。由孔子之言。推之天下之自取者。不獨一水然矣。夫
人身何以納侮。必不仁無以脩身。而自為侮也。者。然後人侮之也。家何以
招毀。必不仁無以齊家。而自為毀也。者。然後人毀之也。國何以受伐。必不

仁無以治國而自為伐也者。然後人伐之也。使我無可乘之隙。彼胡為而
來哉。則自取者之驗章矣。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自
取之謂也。知所以自取。則轉禍以為福。我獨不得以主持乎哉。不仁者可
以悟矣。
通章重。自取上。不仁者。指君言。危以國勢言。蓄以災異言。所以亡者。如
淫欲之類。孺子之歌。本出無心。然而可以字。自有有味。蓋水之可。而非
孺子可之也。孔子聞之。而發出一個自取來。將世間利害源頭。分明點
破。最是提醒人心。語清。斯濯纓二句。一直相連說。當味二斯字。一矣字。
曰。自取者。見一點不爽。感差移也。夫人節。承自取字來。重發自字。以足
孔子之意。太甲節。以天來形容自取之禍。蓋不仁之人。不信人言。乃以
其自取之禍。歸咎於天。故孟子深警之。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皆以仁也。而天下歸之。如水之就下。如木之
就下。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暴風至。則草偃。暴民至。則德
折。夫以天下之歸。一也。而德折。則天下歸之。如水之就下。如木之就下。
孟子曰。世之為君者。孰不仁。願為湯武。然而不免為桀紂者。則未省
于民心向背之機。而志仁不蚤耳。吾觀桀紂之失天下也。無他故也。則以
失其民也。兆姓既離。君上解孤。立耶。而其所以失民者。則以失其心也。心
志既攜。肢體能復附耶。知其所以失。則知其所以得矣。故得天下有道。惟
在於得其民。民得而天下得矣。得其民有道。惟在於得其心。心得而民得
矣。乃得其心者。豈有他道哉。君民揆分。則異端情。則同。惟以吾之心。體民
之欲。凡為民所甘。而欲得者。皆與之。聚之使無一而不遂。以吾之心。通民
之惡。凡為民所苦。而求去者。皆勿以施之。恐有一之。或如得心之道。如此
焉耳矣。夫欲聚惡。勿施者。君之仁也。民之歸之也。儼然而就。其濡沫歡
然而適。彼樂郊。若不期然而然者。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此固不敲

而自來况又有為之豉之者乎故以獺之貪不顧魚之亂于下也魚於是
 入水欲深矣是為濶豉魚者獺也以鷓之慘不顧爵之窮于上也爵於是
 入林欲密矣是為叢豉爵者鷓也桀紂者民之獺顛湯武者民之濶叢民
 畏桀紂之虐則蓋歸湯武之仁嗷者其新主之資乎是為湯武豉民者
 桀與紂也此趨避之定理古今不易之民情也乃今之天下何如也諸侯
 之為桀紂者多矣彼此相豉民卒未有所歸也君苟有好仁者出聚豉者
 惡而法湯武乎則民之歸仁爭先有若迫以必趨之路誘以共適之途者
 而不仁之諸侯皆為之豉民而不自知矣得民則得天下雖欲無王不可
 得已但今之欲王者植此虐政已深民生久困元氣傷而根本蠹矣計所
 以扶植而培養者在乎早計猶之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以治之者必
 不容緩也艾不素畜能求之一朝則三年可俟仁不素志能奮之一旦則

王業可期苟其不畜則終身無艾之日矣其何能救於死亡也苟不志
 于仁則終身無致王之日矣宜其憂辱以陷於死亡也桑桑之詩有云其
 何能辨載胥及溺即不志於仁而陷死亡之謂也夫不志仁則亡志仁則
 王君誠有意于民歸乎請自今日始矣
 首三節將得民心得天下之故先說得透下方入時事以急勅之綱領
 在一仁字所說與聚所惡勿施正所謂仁也首說得失二字知所以失
 則知所以得次說欲畏二字所畏在此則所欲在彼聚是會聚合併使
 無一不惬意施不必自我貽之但使民不得其所即上之過此是聚矩
 萬物一體之至仁爾也二字言道不過如此水就下獸走壙與歸淵雀
 歸巢皆性不容已處但上節說歸下節說豉總重在歸仁上須以自家
 為淵藪要緊今天下三字鑿緊合下口氣見此時而志仁則人為我豉

此時而不志仁。則反為人毆。人盡毆也。必有起而受其歸者。將來豈可
揀藥耶。志仁志字有奮。然必為意。奮則日積月累而民歸之。此畜之道
也。不志便是憂辱。此皆危言。惕他速志仁意。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

全

孟子慨人自絕于道曰。人心苟非陷溺之甚。未有不言而能悟。為而能奮
者。乃若自暴之人。不可與之有言也。自棄之人。不可與之有為也。何言乎
自暴也。蓋人之身。惟禮義為最美。所當敬信而不置者。彼則不知其為美
且沒而非毀之。是甘於自害其身也。吾與之言仁義。豈能信耶。此所以不
可與有言也。何言乎自棄也。蓋仁義為吾性所有。吾力之所能為。彼則
雖知其為美。而溺於怠惰。自謂不能居仁由義。是甘於自棄其身也。吾與
之為仁義。豈能奮耶。此所以不可與有為也。夫人而自暴棄如此。豈以仁

義之外。尚有安身措足之地乎。蓋計定得安欣然適矣。問孰為安。則仁者
是。人世之區。字有傾危。自性之區。字無傾危。真廣居之妙矣。計路獲正。群
然往矣。問孰為正。則義者是。人世之境界。有反側。自性之境界。無反側。真
周行之坦矣。乃今之自暴自棄者。不以仁義為不足居。不足由也。則以已
為不能居。不能由也。舉吾身之安宅而曠之。自處於傾危之地。舉吾身之
正路而舍之。自由於反側之途。是以自有之物。而甘於自絕也。豈不深可
哀哉。知為可哀。亦當惕然省矣。

自暴言禮義自棄言仁義。非有分別也。自暴自棄。而自字最喫緊。是提
醒人心處。不干別人事。都是由自家。註二美字。正舍中却安宅。正路仁
即心相依相倚。乃安身立命之區。義即路順理處。事自然不偏不頗。得
此便安。正失此便危。邪何可曠之。舍之曰哀哉。以其自有而自絕之。有

憐他望其省改之意。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

章

孟子曰今天下求道術者皆驚竒厭平而不知道無竒也平而已矣故道在邇也而人情薄其邇則反求諸于遠行道之謂事事在易也而人情玩其易則反求之于難炫耳目之趨鑿渾沌之樸此不平之尤何以平天下也吾以為天下平于人平于心但人有親而人親其親焉人有長而人長其長焉智愚賢否各率其知能之良日用飲食咸歸於性命之正斯不亦險噉具釋而坦蕩共遵哉心平而天下平矣親長長於道遠乎於事難乎人何必求之遠且難也

責在思以道術易天下者身上說事即道中之事親長長吾性中原有之道也親之長之率性中自能之事也天下平不是說雍熙洵穆親親長乃良心真切處一人此心一人此心何等和平即孝弟即為天下平矣平對險看用智術便多事而事孝弟至易簡也

孟子曰居下位

全

孟子示誠之當思也曰人之一身君民親友之倫屬焉而所以聯貫於其間者惟一誠而已故居下位者業已出身而事上夫誰不願得民而治之苟不獲于上則忠勤未孚于殿陛必德澤難布于閭閻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乎上有道在信友苟不信乎友則儕耦之膠漆之契必九重無心譬之知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在悅親苟事親弗悅則家庭中未有懿行締交內安有心期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在誠身苟反身不誠則此身既失於虛夸父母安望其底豫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其道只在明善而已蓋人身止一誠而無二無襍者即為善苟未能此心明繼善之脈則

安能當體抱成性之精不誠乎身矣是誠身者獲上治民悅親信友之本而明善者即所以誠身也是故論此誠之自來不謀於人者其真體而不能不待於人者其寔功論此誠之自渡則得於不思者常少而得於思者常多誠者天命本源純一不二雖受于人而未離乎天其天之道乎乃若思誠者假明善之功盡反求之力祛其二者以歸于一聯其間者以還于純此乃在人所當自道者非入道而何耶君子盡人以合天而名誠之至矣誠至者物我同具之妙自我握其全形著動變之神亦自我操其契其不隔以天者自然孚以人矣而不能動者未之有也若不誠者一體之真源未淨意中之接構猶存我自汨其天人誰信乎我其有能動者哉信乎思誠之功人當求其至矣

於此明善是誠身工夫更無兩項明善而身已誠矣次節重下段以天引起人正責成乎人也誠天道思誠人道俱就在人說天人無兩個道理只為在形生神發以後把一點真源敲錮故假思以通之耳思之明善上做却是要極深研幾想到靈根妙合使人即為天總是人功到處故曰入道如此則至誠矣故下決其必動著能誠之妙也動有二意無心以貫無象以通是動之至微相迎以入相解以出又動之至速人我總一源有歸根必有發動自然之功用者節君民親友俱在其中不誠句乃反決之詞稍輕看勿說誠能動物物字是蛇足

孟子曰伯夷辟紂

孟子勉諸侯行仁以得民也曰王天下之道未揜輿情先收民望昔當商紂播棄之時伯夷辟之而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為西伯遂興曰盍歸乎

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吾歸之以就其養矣太公辟之而居東海之濱聞
文王作為西伯遂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吾歸之以就其養
矣此二老者豈可以尋常之老目之哉德業足以匡世道節義可以扶絳
常不特以其齒高乃天下之大老也大老則天下之人仰之如父天下皆
其子矣而歸於文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斯民
歸天下之父因以歸天下之君文王得天下之父因以得天下之子此文
王所以得人心而王天下也今天下豈無大老足以係人望者哉特以文
王之政未見之行耳誠當是時諸侯果有能行文王之政者田里之制樹
畜之教依然治岐之典也則有二老寄孔通之懷而又有天下效孺子之
慕一歸則象歸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不難矣信乎王道之可行而文
王之可師也

此章勉諸侯行文王之政重在素條二老歸而周熾此為政于天下大
機括然得大老有道要在行養民之仁政養老之善自在其中二老一
以功業濟世一以名節礪世皆能為世間辦一大事而人信之故他歸
而人必歸其寔是文王仁政有以大得民也文王百年未洽此言七
年為政者惟此時為然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

章

孟子曰殘民之政非一而好戰為甚昔冉有為季氏宰無能改季氏之惡
德而賦粟倍於他日孔子聞之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
孔子責冉求之言而觀之可見為君者不行仁政而為之臣者又聚斂以
富之此皆名教之罪人而為孔子之所汲棄者也然特奪民之財耳猶未
至戕民之命也况於為君強戰者爭地以戰而殺人盈野矣爭城以戰而

殺人盈城矣。期戰勝攻取之威而不顧伏屍流血之慘。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其罪之大有不容於死者。蓋戮其一人。不足以贖萬人之命也。故有王者作。而因罪定刑。善戰者必服上刑。乃可以謝天下也。若夫連說諸侯。使相攻伐。此一人也。雖曰動天下之兵。以禍人國。猶未身任殺人之事也。律以善戰之刑。次之。開闢草萊。以任土地。此一人也。雖曰壞先王之制。以困民生。猶未至親於殺人也。視諸善戰之刑。又次之。夫以二者之刑。而猶次於善戰。蓋信善戰之罪重也。為君者。何不以為罪。而反以為良哉。此章論善戰之罪。而以富國起語。所以甚善戰之罪也。末一節第三等之刑。蓋以見善戰之刑不可贖。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然。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然。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然。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然。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然。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然。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然。

最靈。與吾心相倚。其體寂虛。與吾神俱開。蓋不能掩其人之惡也。如胸中正者。其神精神精。則眸子瞭然矣。胸中不正者。其神散神散。則眸子眊然矣。真妄方蓄于淵微。而昏明已露于眉睫。則信乎不能掩其惡也。故觀人者。徒觀以言而已。則色莊者。猶可掩著。惟聽其言也。又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蓋入終以欺而飾。信必不能借明以掩昏。合我之聰明。燭人之肺腑。觀人之法。盡矣。

人之一身。精神合聚于目。良者本然之善。不容一毫偽為。亦說此處好觀人也。眸子不能掩其惡。正見其良處。言為心穀。眸子為心神。穀猶可飾詐。神難以掩藏。胸中正。則言重。下二句。觀其眸子。是以言而質之于眸子也。不平。度就惡邊說。孟子曰。恭者不侮人。章

孟子曰譚主德者必曰恭儉矣。然當求其寔。非可徒驚其名也。名之曰恭。示有施之人而深場者。其不侮人者。是乎待下有禮恭之為也。而非為恭也。名之曰儉。未有施之人而恣取者。其不奪人者。是乎取民有制儉之為也。而非為儉也。不揚己以抑人。不拂人以從己。所稱恭儉。豈虛哉。彼侮奪人之君。唯忍人之不順。其侮奪其心寔不恭不儉之尤也。惡得名為恭儉。願乃飾之。殺音假之。殺貌。而曰吾恭也。吾儉也。是恭儉之可以偽為也。恭儉豈可以殺音殺貌為哉。無論久與暫不相繼。而中與外久不相符矣。然則欲有其名者。盍亦居其寔乎。

此章重一為字。恭儉已之寔德也。而于加人處寔其實。故不侮不奪。是他自然的。不必為也。若侮奪人之君。全是上人損人之心矣。惟忍不順一忍字。是孟子獨察其心。處此守人陰快侮奪。欲陽居恭儉。一團虛偽。

人誰信我殺音殺貌。只借言鋪張意思。

淳于髡曰男女

昔孟子守道待時。淳于髡疑其忽然於斯世。故先諷之曰。男女授受不親。是果禮與。孟子曰。禮以別嫌。明微授受不親。正禮之所在也。髡又曰。男女之禮固不親授受矣。設或不幸而嫂溺。則將援之以手乎。倫不可以相贖。寔可終於守常耶。孟子曰。境迫者不得應以需。情危者自當達其變。嫂溺不援。是豺狼而忍心者也。夫男女授受不親者。是禮之定也。不可越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是權之行也。不可執也。用禮而達於權。斯為善用禮者矣。髡得孟子逆權之言。遂詰之曰。嫂溺既當逆權。方今天下淪胥。其為溺亦甚矣。夫子乃忍坐視而不逆權以援之。何也。孟子曰。嫂溺與天下溺。雖同一危也。援嫂溺與援天下溺。必異其具也。故天下溺。惟道可以莫安之。饑

溺雖由己，經綸總在心，而非徒一手之烈也。豈嫂溺援之以手者所可同哉？若使志在救時而先枉道求合，是身欲顯而道已喪，世未濟而具已亡。一徒手耳，子欲手援天下乎？知徒手不可援，則道外之權必不可用矣。此章要着一權字，只是在正理上負融，不是一煞丟了正理的。故援嫂之權，權以成禮，援天下之權，以喪道。權字同而所以權則異也。孟子救時本願全在仁義，若枉道行權，便舍學從我，將此正道舍去，更無與王手段，直是徒手而已。豈可與援嫂例論。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

全

公孫丑曰：父子天性也。教所以成其愛至情也。乃君子之不親教子，何也？孟子曰：心非不欲教也，理非不當教也。乃父子之間勢所不得行也。蓋教子者必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未有不以正者也。惟正則皆責之，必嚴拘

而多畏，其不可教者多矣。父寧不繼之以怒乎？至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於正道豈必身體之乎？是子反傷其父也。父子蓋相夷矣。父子而至相夷，則害天性之愛傷骨肉之情而惡矣。此之謂勢不行也。夫親教既不可行，吾將聽其以不肖終乎？又非所以為愛也。是故古者於此易子而教之，凡導之以禮義，威之以夏楚者，胥於此托之矣。所以然者，蓋以父子之間非朋友比也。可以善相養，不可以善相責。使其責善則必至於相夷，而情意相離矣。以至親而至於乖離，則不祥之惡莫大焉。此君子所以不親教也。豈遠其子哉？

孔子說愛之能勿勞，豈可不教？但不親教此古法也。故丑疑而問勢不行，勢字從教字來，教與養不同。養是以身帥之，潛移默奪，教便有許多

凌厲是勢驅之也。如何行得。觀下文怒字貴字可見。易字不重交。易只說以子與人教。便是易教。則既不傷恩。又不失教。所以為善。雖泛相夷來。不祥。泛惡來。應首節意。此章當與中也。養不中章參看。

孟子曰事孰為大

全

孟子曰世皆知事親為孝矣。抑知有要焉。所當亟圖乎。彼凡以名分臨我者。便有事而事孰為大。惟事親乃孩提真愛事之最先者為大也。凡以職分屬我者。便有守而守孰為大。惟守身乃最初真念守之最先者為大也。是二者分之各自為重。合之相待而成。故世有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是仁人孝子兩得之也。吾聞之矣。苟失其身。則以不善貽親之辱。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欲事親者。可不知所以守身哉。然事親守身。所以為爭守之大者何也。凡事君事長。孰非爭乎。而非其本也。惟事其生身之親。

則作忠作順。凡無窮愛敬。盡苞孕其中。焉是事親為事之本。則以守昭事者。不容已矣。凡守家守國守天下。孰非守乎。而非其本也。惟能守其親生之身。則齊治均平。凡無涯事業。盡托根其內。焉是守身為守之本也。則為親以守者。不容已矣。古之人有能守身以事親者。吾得之曾子焉。觀其養曾皙也。每食必有酒肉。此固供養之常也。至於將潑。則必請所與。蓋度吾親公物之心。而為是以揆之也。及問有餘。則必曰有蓋。忍親意。更欲與人而為是以承之也。至於曾元。養曾子。每食必有酒肉。非不猶曾子之養也。但恭敬之粗。迄雖依。無改而委婉之精。意已在。相懸將微。則不請所與。問有餘。則曰無矣。其意將以此有餘酒肉。而以凌進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若曾子。則親志未形。預以導之。親志既形。曲以將之意。相迎而不必暴於物。精相受而不必接于言。乃可謂養志也。故事親若曾子。

者可也。蓋親有子而志猶約結不得伸，則安用子？子養親而志且睽忤而不能順，則安稱事？夫惟契其所不言，體其所必至，可謂能子而足稱孝矣。論而至是，則夫為省身計而兢手如水如淵，為潤身計而嚴之十視十指，無非守身無非事親矣。夫天下獨尊為父而參為子，哉吾願以進天下之為子者，則守身為大矣。

此見仁孝合一故。失身則傷親志，守身則慰親志。雖以事親言，意却重守身上事。親為事之大，不是親大而君長小；守身為守之大，不是身大而家國天下小。特親身為事守之最先耳。然守身之大，即所以成事親之大也。千枝萬葉生于本為本，故為大。曾子之孝全在仁為己，任體受歸全乃養志之大者。特言酒食一端舉一以例餘耳。看教必字直是無一時一念不在親，就是一頓飯間一飯一餘，亦看做親意所存，且見有

一意。若曾元必有酒肉外餘皆不可必矣。若字輕，不是說人能若曾子只就曾子身上說可也。只重事親當養志，不重取曾子上。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

章

孟子曰：語上臣之極，軌期于定國而止矣。國之不定，雖曰入政之失，其根源豈專在此哉？故入而適之政，而間之亦可謂因事納忠矣。第矢心言之而難冀其從，即今日聽之而莫必其後，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蓋用入行政之謬，皆始于君心之非。惟大人為能格之，肝膽所透入，皇衷已默結于誠，寸丹所流浹，主瑕已潛消于蚤。蓋人每動色以相戒，吾第抱德以相傾，而非心格矣。向也君心以忍而非，今則剝後生機，自覺滿腔惻隱仁也。而莫不仁矣。向也君心以悖而非，今則醒後化裁，自覺剗量各當義也。而莫不義矣。向也君心以不仁不義之非，即于邪，今則轉忍為仁，轉悖為

義自覺頗僻盡底正也。而莫不正矣。非心去而衆是集，衆是集而國計安。雋彥自升，紀綱自肅。一正君而國定矣。論事君之効，至于定國，何其甚宏。論正君之道，止于格心，何其甚逸。適也。間也。奚足為事君道哉。而相天下者，宜法此矣。

用入行政之失，正國之不定，處然所以不定，則在君心。故中之以口舌爭于枝葉，不若上臣以至誠格于本根。此格字是感格之義。全是精神感動處。然亦有個開導底道理在。不但默而已。伊川解遇主于巷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正此意也。莫不仁義正俱在君心上看。非幾一奪滿腔沙，用入政更何差謬。一正君而國定，見清其源頭，不勞成功之意。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

章

孟子曰人之善惡自有真竊謂譽之集也必集於脩名檢者而獨不有不虞之譽乎。謂之不虞，無論譽之者漫無所試，即令所譽者還而自扣其中，心志爽然不知所從來也。毀之叢也必叢於多罅隙者而獨不有求全之毀乎。謂之求全，無論所毀者原自無瑕，即令毀之者平而覆按其行寔亦茫乎無得指其間也。公是公非，豈云直道終泯，溢美溢惡，間亦人口難憑。好脩者其不搖於毀譽哉。

是非有定者也有定者我為政人特因之毀譽無根者也。無根者人為政我難必焉有字須看。註中二意重脩已邊。在人者願他不得，須自己要照管的定方可。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貴耳矣

孟子曰微色蒧般吾過以改謂其有所懲而恐之也。有如常人之於言也

率意妄發矢口極談何容易哉則以未有指其失而責之者故不止也使有所責則必知惟口起羞矣何其易也如此

只憑無所懲故無所儆為是易言不是失言如言之不怍之類。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孟子曰時習而朋來樂育而英聚是乎已而通乎人為師何患焉特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之念一起則必局其所有餘忘其所不足滿假自用所損寔多矣可不戒哉。

此不是論為人師是戒人自滿意弊在一好字患字生于好字來誨人不倦是愛人之心好為人師是上入之心。

樂正子從於子教

全

子教齊變臣孟子所不與言者也樂正子乃從而之齊則託身匪入矣又

淺遲之見孟子孟子欲責之而未明言故問曰子亦來見我乎意以子之所從而見者固有人也何必見我也隱然以失身之罪責之矣樂正子不覺其意乃訝之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勿論不知失身之罪即遲慢之罪亦不知矣孟子姑就遲慢一節詰之曰子之來齊幾日矣樂正子直對之曰昔者若以為至之未久也孟子曰子之來齊也以昔日而其見我也以今日則我之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樂正子曰特為舍館未定故耳孟子曰子聞之也舍館定而後求見長者乎是見長者之忱反不如求安之切也必有所奪之矣於是樂正子自知其非也乃曰克有罪蓋已悔其見之晚情猶未悟其從之非惡得而已于言耶。

子亦來見我乎分明責他失身亦字可味不蚤見意輕先生何為出此言直是不知孟子言意子來幾日先姑以不蚤見責之克有罪尚未知

失身之罪故下文復曉之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之於子教來他無所為不過因糶糧之小便徒為嘯啜計也夫事口腹者必世俗之人非學古之士誠學古則志趣高明不輕借便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嘯啜為也所畜者小所失者大然則子之罪獨不早見長者已哉

於子教來五字極重孟子雖明責其所之者王驪然亦不明言王驪不可之作者須說得渾融鋪啜而曰徒見所計者但知有此其他都不領了道字要見分辯甚嚴一毫不敢苟且意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孟子稱舜孝也曰禮之所謂不孝者有三不以善養者一也不以祿養者

二也不娶以絕宗祀者三也三者之中獨無後為大蓋不娶無子其所關者非居室之人倫寔衍宗之大計也夫知無後為不孝之大則可以論舜矣舜不告替稷而娶帝二女正怨告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也自恒情觀之舜不弗稷於禮者君子則以為猶告也試思頑嚚之日其亂命必以娶為慰試思底豫之日其治命必以娶為慰夫孝在治命乎亂命乎禮親於願有室之常貽親以子孫保之慶逆乃所以成順權乃所以合經也非猶告而何安得執成法以論聖孝哉

惟聖人能行權告而娶是常禮不告而娶自是善其行禮處父母之心人皆有之睽不欲舜娶只是一時執迷若思到宗祀斬絕豈不知悟故體其心所必至以成衍祀之美豈不是禮之至妙故曰猶告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

孟子曰道切于人心亦約于人心于切處見道之寔于寔處見道之約孝弟而已矣。故論仁而求其實吾不以恩覃天下者當之而必歸諸一本之愛則事親是已舍孺慕之念無以為仁之根柢也。論義而求其實吾不以敬通天下者當之而必歸諸天顯之敬則泛先是已舍友于之念無以為義之惇懇也。至於智所謂無所不知者非乎而其實則知斯二者而弗去是也。孝友之知獨喻獨曉惺惺然不容昧亦不容奪則睿鑑玄覽此為最精矣。至於禮所謂無所不節文者非乎而其實則節文斯二者是也。孝友之能天叙天秩抑之乎無簡率亦無緣飾則儀物章采此為適中矣。至於樂所謂無所不樂者非乎而其實樂斯二者孝友之妙真趣躍然在之欣暢無有鬱而未舒者在也。樂矣而有不生者乎就此醞釀即就此滋息安有所待也。生矣而有可已者乎就此發達即就此敷榮莫得而遏也。惡可已矣而有不足。猶手舞於不知者乎。性天為發形色皆和不言而喻也。則嚴容節奏此為允協矣。蓋事親泛先起念先而一無所轉發念真而一不容偽舉二者而仁義知禮樂之寔俱呈矣。人奈何不務孝弟也。

此章只重良心真切。孝弟是天性自然處。愛便是仁敬便是義良知是智良能是禮天真之鼓舞是樂舍是更無仁義智禮樂真面目也。故曰寔知而弗去不去。是知得真。蓋一路分明自不肯舍也。節文是天性如此。一些過不及不得。不是着意節之文之也。樂斯二者一句。總包下文樂則生以下皆是形容樂之自然處。此心此理日漸萌動運用爛熟莫知其然真心一滾出來。皆是樂意相關。更不須節以費力。不知手舞足蹈。正見其惡可已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

全

孟子曰古今稱大孝者必曰舜矣。名知大孝之所謂乎。是故天下大悅而將歸已。此富貴之極也。豈非人所大欲哉。乃視天下悅而歸已。真若草芥之輕。而不加欣戚於念者。惟舜為然。何者。彼其心誠有所重也。舜以人子於親。原有相得而相順之道。如我不能投親之心而得其心之我。悅何同。在群倫之中。而呼吸相通者。尚多齟齬。蓋不可以為人矣。我不能論親於道。而使其心與我一何日在庭闈之內。而先後相迎者。微有矯拂。蓋不可以為子矣。夫至於不可為人子。即富有天下。貴為天子。何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乎。所以舜之心。獨欲得親而順其事親之道。直竭盡而無遺矣。盡則舜以道為薰蒸親。不以道為變化。而替瞽底豫矣。替瞽底豫而天下之為子者。感舜而為孝。因使天下之為父者。感替瞽而為慈。而天下化矣。天下化而天下之為子者。止於孝。天下之為父者。亦止於慈。不其各安於位而

定乎人極之立。兆於克諧錫類之真。藏於孺慕謂之大孝者。此已蓋當吾親之得而順也。已無憾其塞天地橫四海之真。而及天下親之得而順也。蓋滿其扶天經植地義之量。豈止一身一家之孝哉。舜以孝化天下。其視天下歸宜。無足回其矜昧云。

得與順有淺深。重順邊。得是得其歡心而已。未必親之所為合於道也。順親則至誠感動父母。默為所化。親心子心。渾合于道。而不自知如下文底豫是也。盡事親之道。是不惟得之而且順之。底豫即順也。自舜言之。謂之化自天下。父子言之。謂之定化處。即其定處。不作兩層看。子不能使親為慈。不為孝。不能使天下盡為孝慈。不為大孝。舜一生精神命脈。盡用于此。其視天下宜其輕也。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 全

孟子曰萬古一心千聖一道也。欲驗聖真之合試以舜文觀之。舜有虞之聖也。始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此皆東方夷服之地。是為東夷之人也。文王有周之聖也。始生於岐周終卒于畢郢。此皆西方夷服之地。是為西夷之人也。自東而西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自虞而周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地異時異宜其所行者久異矣。乃今而觀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遂其志而行其道于中國其時叙于虞廷者無以異于怙冒西土者也。其脩和于有夏者無以異于風動四方者也。真有著符節之合然而時與地曷論焉。豈直舜文為然。凡古今之聖為先為後者時非不異地非不殊也。然以其道揆之有何不一乎。圖畫洪範不為幽而禮樂文章不為顯揖遜征誅不為悖而君師顯晦不為隔。蓋脉々相承異地皆為同志。設身以處千古更無二心。吁。知其同則人々皆可證聖矣。

此論聖人同道先以舜文引起。堯節也。猶言東節之人西節之人首二節。只說地而時在其中。得志行于中國中國字正對東西字看。舜則自其漸于東者而行之于中國文則自其顯于西者而行之于中國也。先聖後聖所該甚廣。千聖相傳只有這點心。即是道。聖人都從心性中出來。時勢雖異易地皆然。那有不同。揆謂以道度之也。是比度不是度。

子產聽鄭國 全

昔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之間。此濟人一念當時皆以為惠而悅之不置者。孟子恐人崇尚小惠有乖大體乃借之以立論曰。論治者貴識體。臣々小惠奚關大政。若子產以乘輿濟人蓋惠而不知為政者也。治々之意較勝於苛刻而皞々之治何必為驩虞。即以濟涉一事論。不必因時之宜度事之便清風至而戒寒即國於是乎修備天根見而水

涸冬官於是乎塢工歲十一月而徒杠成矣十二月而輿梁成矣夫然後
徒行興行者咸有所藉人驚車馳自不疾於徒涉也何待以乘輿濟之也
且為國者不惠其無惠惠政之未平耳君子誠平其政民所共有者我以
因為政而忘施受之迹民所未有者我以創為政而去偏倚之私則息之
流固不嫌于威之著雖出行之時辟除行人太居尊之體當然而不為過
也何必乘輿濟人焉况國中之水人之當涉焉得人之而濟以乘輿也意
欲每人而悅之手故為政者勿令人怨勿令人德如必每人而悅之則
我之施者有限而人之欲者無窮得濟者稍舒一時之困而望濟者尤重
後時之嗟日名不足於用矣此小惠之所以不可行而王政之當急議矣
通章重惠而不知為政句下面文意三轉總發此意首句是書法聽字
重是舉國之政皆得自專也政是大綱紀大規模惠特政中屢之小節

耳徒杠輿梁同在十一月只工有省煩故成有遲速耳孟子名未便指
此為政其意謂若患民涉水只須造此徒杠輿梁而足矣何為以乘輿
濟之君子平其政方與惠而不知為政政字相應平者無偏有餘無偏
不足不任受恩不任受德之謂若乘輿濟人有所濟有所不濟何等不
平行辟人心與乘輿之濟相反見不必令人悅意不重體統說為政者
三字重看正與前為政字相應每人而悅須推廣說勿專指乘輿濟人
言孟子此章是借子產濟人一事來辨王伯意王者之政公平正大利
之而不庸伯者煦之以為惠惟恐人不見德正與此相類

孟子告齊宣王曰 全

孟子告齊宣王曰世主之御臣也往往待之甚薄而貴之甚厚不知臣亦
何知所報不過準其施者而已是故腹心合手足而成身君合臣而成治

有如君之於臣也。為之撫摩其疾痛，為之洗貫其精神，有視之若手足者，則臣之於君也，竭効以擁衛之，殫忠以翊贊之，有視之如腹心者矣。上以恩施者，隆下以禮報者，重泰象也。名厚徵也。不然而君之視臣如犬馬，而愛敬之意不存，則臣亦視君如國人，而漠不關心矣。未有薄施而不以薄報者也。又甚而君之視臣如土芥，而賤惡之虐，頓如則臣亦視君如寇讎，而幸其災害矣。未有怨施而不以怨報者也。臣之厚薄，君之自為厚薄如此。宣王不滿敬讎之說，故問之曰：誠如夫子報施之言，入臣之誼，殆怨然矣。何禮有三去國之臣為舊君有服，不知為君者果何如視之，而為臣者則可為之服矣。意謂去國之臣尚不忘報，而敬讎之視在國者豈宜有此乎。孟子曰：禮所謂舊君有服者，豈無為哉。彼臣之忠君不于其君，而于其君之民，彼當在國時為民除害，則有諫諫則必行為民興利，則有言則

必聽行。且聽焉，德意冒羣生人以為君之膏澤下于民，諫且言焉，論議闕注厝而寔則臣之膏澤下于民也。此其風志已攄于陳，見惻誠之餘，其遇合更出于心孚意契之表，在未去之時已歡然手足之待矣。及其以他故不得已而去，君能恕然乎，必使人導之出疆，以防其剽掠焉。又先於其所往以為之先容，俾其見用于他國焉。去三年不反而後收其田里，前此亟望其來歸焉。防衛有禮，稱揚有禮，屬望有禮，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送雖已去，猶然手足之恩，而誼不忍忘，敢棄腹心之報，其為之服也固宜。若今之為臣者，君待之則不然，當其在國時非不諫也，而諫則不行，非無言也，而言則不聽，不聽不行，膏澤得下及於民乎。及其有故而去也，則君縛執之視之，導出疆者何如也。又極之于其所往視之，先所往者何如也。去之日遂收其田里視之，三年不反而後收者何如也。此之謂寇讎已爾，既

為效讎則未去而義已絕既去而怨益深又何服之有哉信乎君之於臣當視為一體也。

通章歸重君身上。重視字君臣本一體不視之手足就是如犬馬但用其力而不得其心也。國人多是隨職盡職却無一段忠愛之意。寇讎是畏忌之怨中毒于己非欲以弑逆報之也。講語不可太露手足。照下諫行言聽節看。不但禮之恤之。真有精神相貫。悲愉相共。意諫行言聰明良遇合。地天交泰。自然有一段膏澤及民處。非止一諫去一弊。一言興一利也。去三年去之日字要體認。一則難為情不勝纏繞之意。一則官朕如在行色猶新而采邑已削其籍宅里已見其表。是何等處絕效讎之報。孟子以之儆戒宣王使知遇臣不可不以道。若君子于君臣之際無是理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

章

孟子曰禍幾所伏君子宜早見而預防焉。故刑加于士必其不可宥者也。苟無罪而殺士而為士之上者誰乎殺士殺大夫之漸也。則大夫可以去矣。戮及于民亦必其不可赦者也。苟無罪而戮民而為民之上者誰乎戮民。戮士之漸也。則士可以從矣。及此時而不去不從。後雖欲去欲從。將安及乎。

無罪字重兩可以字。正註所謂幾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

章

孟子曰萬化起於君心而君心之所存仁義是也。故使君仁矣而或有一不仁。參焉則仁襟必謁然。一念奉以終始。莫由此不能仁之一脈。以自寬也。君義矣而或有不義者。間焉則義流必截然。一念奉以周旋。莫實此不

必義之一途以自限也如是乃所稱君道之純哉

二君字重看莫不仁義正君仁君義處都在君身上說不指民感化言

孟子曰非禮之禮 章

孟子曰禮義本泛心生不可以逸泥自曲謹之士膠於故常而禮義害矣故其所行壹似有禮者而揆以真禮非也。逸與之相附寔與之相戾是之謂非禮之禮其所為壹似有義者而質以真義非也。名與之詭合真與之轉離是之謂非義之義此二者大人弗為矣大人以有定者主張在變化之先。不見禮義更不見非禮義之禮義以無定者運機在較轉之途。而剖非禮義更見吾心之真禮義。豈其膠于非幾而不能自脫哉。故可于千在未有中。稱禮義之奇觀。亦可于形迹不離中。揭禮義之正脈。大人之大。固以禮義之是。而成其大也。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者以為非禮義則似乎天理以為真禮義則又謬乎時宜。非禮便不是禮非義便不是義但拘攣局曲者執非為是耳。大人不膠適莫先無禮義之成心。而真禮真義皆泛心變化出來。那有非禮非義之為非為要。看是自如如此。非不肯為他。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 章

孟子曰欲成子弟之賢。則父兄之養先焉。養也者。誣育薰陶。泛賢不肖之分而去其異。融賢不肖之間而統其同。故吾中矣而養子弟之不中。吾才矣而養子弟之不才。正身以率之。弘度以容之。多方以啟之。循序以進之。彼其偏駁委靡之質。始若難以速化。而觀摹漸染之久。終必得於默成。故子弟之樂有賢父兄也。樂其善養而化於中。且才也。此豈特子弟免于不肖哉。而父兄之賢。蓋章矣。不然而中也棄不中焉。才也棄不才焉。但與其

可哉及即憾其不逮肖而子弟遂以不中不才終也夫誰寔為之不能調
子弟之性即不能自調其性而猶得以中才自命也哉則賢不肖之相去
其間不能以寸矣使子弟任不肖之名而父兄不得獨賢則曷不養之為
得也
中是德性磨鍊去了客氣不剛不柔的人才以才調言屬聰明強幹邊
養者日積月累如養成花木者使其日至而滋息漸之生意萌動非一
朝一夕之故也全是以身教漸摩他樂字根養字來若急迫求之則苦
難而不樂矣棄字非全不教他只與養字相反謂旦夕以責其效見其
難教而遽絕之也君子成已便成物有一子弟而不能化何以了得自
已事就是不中不才了故曰不能以寸此傲揚人父兄語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孟子曰幹理字內是在人為之耳世見一敢為者而輒許以有為非也吾
以為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乎沉其識之乃完養其力之乃厚方且
奮義理之勇而揮霍無前成掀揭之能而功名蓋代矣彼嘗試湯為者亦
何益於成敗之數也

有不為是把心執持得定不輕易去做事此等人有主張有根脚撼不
搖而迫不驚但可為事便擔當奮發出來死生利害皆所不顧孟子集
義養氣之學是也不為正是有為處而後字活看不作兩時么不作審
機觀變說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 章

孟子曰世之持論者皆謬附三代之遺道不知有直道而後公道昭么必
培厚道而後直道行雖云隱惡么以遠害也若於人之不善而言之不置

則斯人之形骸面目幾無自容之地矣。有不逞志以報復者乎。其忌也當
深而其禍也必酷。當如後患何。吾縱不為人計。獨不為己計哉。

後字對目前言。發人陰私。彼必中傷乎我。故有後患。

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者

孟子曰天下之道中庸而已矣。夫己甚何可為也。即聖如仲尼止矣。乃其
泛心也以矩之外不增尺寸也。其應用也以時之外不妄縱橫也。謂其有
己甚之為無之矣。常人不安其常。則甚之而自異。聖人不有其聖。則為之
而自常。人何不反其己甚而合於中庸也。

孟子見當時俱為我兼愛。以甚之說誤天下。故舉仲尼以立極。己甚者
理如是盡矣。深其說以求之事。如是當矣。矯其行以勝之。彼固謂大聖
作為出于尋常萬。而不知至人無奇行。只合看本體而已。此孟子提

醒人心處。

孟子曰大人者言必不信

章

孟子曰天下窺之莫得其端。出之莫窮其變者。惟義乎。而信果則執以我
而不以義矣。大人者言非不信也。而不必於信。行非不果也。而不必於果。
惟義之所在。稟之以從違而已。義原無定在。而我不看義。必有定在。而我
不失虛中觀理。適莫而忘此為大人之精義乎。

信果未嘗不好。只先期取必之心不好。以我為主。多是不合于義。故必
信必果。謂強。小人大人。心上空虛。負神變化。義在則從。那有成心。不
信果。正其所以為大處。所在三字可玩。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竅于太虛而神明含焉。變化該焉。彼大

人者精神行于兩間經綸通於無外么侗乎不學不慮之良渾乎未離未
琢之始能不失之者耳豈有加哉蓋赤子之心原具一大人者也故大人
之心惟還一赤子者也使人皆赤子其心大人之名不立可矣。

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大人至誠盡性終其身止是這個赤子本然在人
多失之大人能不失之耳不失之事極難失之倪極細危微精一皆不
失之防情欲功利皆失之實講擴克便非不失之旨。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章

孟子曰親恩罔極養生送死皆人子所當用力矣然養生者之為愛敬也
親在則宜然一日為人之子則一日盡子之職此人道之常耳不足以當
大事惟至於送死則變故倏然而又幽明永隔矣報親一念失此無可用
之誠竭力慎終愈見有終天之恨人子所宜實力者正在此耳誠可以當

大事也事親者其知之乎

送死一節乃事親盡頭處縱畢力盡禮終覺親恩難報此場大事正是
一生無兩的舊謂處常有缺可補惟處變一不慎雖悔莫追非正意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孟子曰進學惟心得斯其妙無窮君子深造之以道焉設必至之域而詣
極不厭精循必赴之途而操功不嫌緩若此者何也大凡心之於理有意
迫之而不來無意需之而始合深造而必以道者正欲其力到而神隨機
融而趣洽此理自得之於已也夫理非自得則驟望之而若親徐按之又
若失惟自得之則居此理者不至遺忘不至桯杌誠安固而不搖矣居不
安則其得也為浮游而其居也為假借惟居之安則資此理者醞于無端
酌于無盡誠苞孕之至深矣資不深則此取之而成給彼應之而已窮惟

資之深則見聞入之無不通。舜禹出之無不中。取之或左或右。並時而現。非有節次觸境。而呈不假安排。皆與其原相逢矣。此皆真積中之究竟者。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而曰得。則虛願不必至。而寔詣乃至也。君子所為用力于無可用力也。得而曰自。則有心不必合。而無心乃合也。君子所為遊意于若不经意也。既欲自得。而深造以道為容已哉。

通章只重自得二字。下居安資深逢原俱一時事。更無先後。深造者進。進不已也。道者所必循之路也。自得就理趣。說理趣是着不得力的工夫。漸積自然融洽。所謂一旦豁然者是也。居之安如居財之居。乃居其所得者。所謂善抱不脫也。既居之安。則此理在我。便可以待天下之感。而應天下之用。千變萬化。咸資藉於此。便有隨取隨足意思。但未論到取處資深。即原也。逢原是泛應曲當。不離此中頭。懂着左右是借字。

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即此意也。此等妙處。皆從一個自得來。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中有深造以道工夫在。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章

孟子曰道之囊括甚多。而脈絡惟一。第不學不知。不說不辨。耳君子必博學而詳說之。博以該其全。而詳以討其理也。若此者何也。將以反說約也。蓋天下有汪洋浩渺之象。數無丈離汗漫之名。理吾將自外而反之。內融多之趣。而得一之精。一說而天下無餘理矣。不然學而不說。則森列者誰識。指要說而不反。則馳騁者靡有歸宿。豈稱善學哉。

博學詳說非二件事。下說字與上說字。同言博學者將所學之理一一討究。明辨正欲。究辨其所為博之根宗耳。說非口說。心中見得。口方說得。反復也。還也。道本至約。由博而復。還之耳。所謂溯流窮源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 章

孟子曰吾乃今知善之大也。獨為抱何如衆為修屈人以自矜何如與人
以同得是故以善服人者以我有是善而人未必能也。蓋翹然有自異之
心為是我以善而彈壓乎人；去以善而凌駕乎我未有能服人者也。惟
夫以善養人者智愚賢否併歸治鑄。而歲月日時徐與漸摩。是我以君師
之任行父母之慈。而人各以培植之功戴生成之德。夫然後盡人同歸于
善。其服盡天下矣。夫服盡天下則所服皆心矣。服其心則可以王矣。借曰
天下不心服而王是王道不本於人情也。有是理哉。觀於天下之服不服
而王霸分矣。

善以事言以之服人養人者心也。畢竟為善處名是不同以善去服人
即有相形相忌之意。併此善名不是了。如何能服得人養則不知善在

已不善在人。誣有薰陶其入之。而人不覺時化之。而人不知此方是父
母天地之心。故可以服天下。末二句只繫帶公善邊說。決言其可王則
以善服人者不能王天下自見言外。

孟子曰言無定不祥 章

孟子曰進言者寧皆有蓋於人國者哉。然以一言之是非輒為閱一國之
成敗。恐淳詞未必塞寔禍也。故無有寔不祥者。不祥之寔惟蔽賢者之言
當之。彼以賢為不肖。而乃為排擠。塞豪傑彙征之途。閉宇宙文明之氣。危
社稷毒生民禍莫大于是矣。非不祥之寔哉。而人主可輕信謠耶。

依前註說兩寔字。終同。進賢之朝神人協和。蔽賢之朝天地否塞。愈于
一言召禍。豈細此所謂不祥之寔也。言此見人君當知所遠。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 全

徐子曰仲尼立言皆為至教其當日嘗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水特一物耳奚取於水而稱之不置也孟子曰仲尼取水非無謂也凡物有源有委不窮其委無以極變化之容不窺其源無以識流派之合試觀之原泉其混々然而湧出也有逝者機焉晝焉而夜々焉而晝頃刻莫停誠不舍矣由是足於此始通於彼必盈科也而後進直至於四海之遠焉如是者孰使之哉蓋原為有本之水如是以大其歲自如是以沛其流也仲尼固重本者遂不覺臨流有餘羨焉水哉之嘆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之水如七八月之間雨集而溝澮皆盈其與原泉混々者異矣其涸也曾不旋踵可立而待也視之不舍盈科放海者何如也則又何取焉君子觀於無本之水驟盈而驟涸固知名肖情而起者也情先名而立者也使穀聞過其情寧不恥之耶恥非慮盛名之難副寔慙源本之未通名之不終負在人知猶

源之未探疲在獨知甚深矣知君子之所恥蓋知仲尼之所取然則敦本之學所當亟講也

通章重在末二句源泉即有本如是指混々以下言仲尼取水非取其出之不窮非取其進之有漸非取其會之有歸取其有本也曰過情者未甚不情只分数稍溢即為失情耳君子恥之不專在要保聲名亦非待立涸之日而後恥今是必從源頭上做工夫使川流不息真機流溢自是取之不窮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矣寔與仲尼取水意合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全

孟子曰千古道脈其起於一心乎故人知人之異於禽獸也而不知其所以異者只在幾希間耳涇于乍隱乍見之中起于若有若無之際至神明而至幽渺矣是幾希也胡可頃刻少去而不存哉但庶民不知此幾希溺

於急情而失之則名雖為人而寔違禽獸不遠也。君子湛日用內窺繼善之體而認取既真。茫內窺先天之絨而葆攝獨至。蓋非必有加於初也。留庶民之所去。即為存君子之所存矣。若生而存此幾希者。其惟舜乎。為能明于庶物焉。明之云者。非就物而揣摩之也。合萬于一。既得其根宗。散一于萬。自晰其條貫也。察于人倫焉。察之云者。非就倫而探討之也。由天以盡人。既燭經綸之妙。由人以推天。又窺秩叙之精也。當其且明而且察。寔為仁至而義盡也。由其一念之藹然者。以行而物于焉。並育倫于焉。相得非以仁為美而行之也。由其一念之截然者。以行而物于焉。各正倫于焉。得序非以義為美而行之也。蓋仁義渾渥于全體。而倫物皆其分布之迹。象明察濬發于聖源。而仁義皆其活潑之真機。此虞庭精一之心法。所以存幾希而可傳於千古也。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不是說與禽獸差不多。不可以形氣偏全相較。人原異於禽獸。惟其心中具有仁義倫物之理。此理寔為微妙。幾字即周子所謂幾微故幽也。希字即老子所謂聽之不聞。名曰希也。此是天命之性。人之所能。而物之所不能也。存字要說得渾成些。暖下物者。只是攝念惺。成性存。勿太着力。舜明即正言其幾希之存。非不待存而無不存也。四句是一套事。不可分知行。倫物皆仁義所散見。明察在行見之。其間經緯料理使物。各得其所。經綸周折使倫。各中其序。總是明察之所及。就是仁義之所行。明物如封山濬川。亮采惠疇等事。察倫如克諧以孝。及刑于二女等事。由仁義行有觸即明。無來不察。惟此中默順于帝。則不習而通仁義。即我。即仁義自然而然也。若行仁義。則仁義尚為一物。我欲去行他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 全

孟子曰聖人者心一而道同者也故自古帝王君相祖于堯舜其淵源同存于幾希其根極同繼舜者禹也彼其于旨酒惡之豈其以沉湎喪德而善言則好焉若俞皋言拜蓋贊惟恐其墮於上聞蓋一以戒惟危之人心一以存惟微之道心矣繼禹者湯也彼其于中執之豈以其偏倚累心而立賢則無方焉若舉伊尹舉仲虺惟恐其拘於倫類蓋于執中見心法之符下立賢見執中之大矣夫越文王民心與道脈默之相證民已安矣視猶若已之有傷父母孔邇念之而悚然靡寧也道已至矣望猶若已之未見道岸先登按之而恍然若喪也其心之無窮有若此者夫越武王密邇與遐荒凜之相攝邇所易狎而不敢泄盪盪之銘所必嚴也遠所易疎而不敢忘疇疏之衍所必布也其心之無漏有若此者迨至周公代隔於夏

商勢岐於君相而三王之四事未始不可以精神通而參酌運也於堯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景謨謀之昭垂備一代之制作必欲後先相映作述重光也其有時勢不合者豈憚於思乎則必仰而思之何以守經何以權不詭于經也何以相同何以異不必于同也有夜以繼日耳幸而得之或三王不必泥其人四事有可師其意則坐以待旦而行不需時豈不合者已求其合而幸得者尚復有失耶則周公之所為善學于三王也古列聖相傳之一脈若此而幾希存矣

羣聖人之事特各舉其切要者以見其心耳。叙事各要。發出憂勤。惕厲存之不已之心。來方見保合幾希之理處。惡旨酒好善言。雖二事其好惡所該甚廣。中者心之心理。執者非但執以行政而不偏不倚以存心。是也。立賢無方。用人不止于世族也。如傷即書曰痼瘵乃身意。視人

猶已之心也。未見即論語曰有若無寔若虛意。聖不自聖之心也。泚通
忘遠無人與事言通在耳目之前遠在千百世之後皆是不泚不忘是
聖人精神元氣無所不貫處兼德盛仁至不必分貼三王本是四個入
事是四人的事故謂之四事不必指定上四條周公鈔用全在思之策
只在理上理會以聖契聖也。下曰仰而思之不思空思全在斟酌處置
以求合也。待且是機之所動不容過也。此皆幾希之靈鈔無滯碍處。

孟子曰王者之迄熄

全

孟子曰羣聖之道孔子傳之矣。秉大義以作春秋。其闕繫尤重焉。夫春秋
何為而作也。昔周盛時王迄大行以義相事使以詩相告誡雅至今傳不
朽矣。迨平王東遷之後而王者之迄熄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則燕享朝
會不獲遭逢乎盛事歌風貢俗不復采獻乎天朝而詩亡矣。詩亡則勸懲

之道湮而篡弒之禍起。孔子有憂之然後春秋作焉。以一字之褒貶明王
者之賞罰。使奸雄僭竊之輩解肆忌于皇靈不振之時。不能彌縫于袞鉞
不貸之革矣。是春秋也。核其終固為萬世陳常立極之書。要其始不過一
時紀言紀動之史。晉之史曰乘取其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楚之史曰
檮杌取其記惡垂戒而名之也。魯之史曰春秋為其表年記事而名之也。
金匱石室之藏僅托空名於守府。而山河帶礪之國獨標汗簡以分明。其
在魯也。視諸晉楚者奚以異其在魯之春秋也。視諸乘與檮杌者奚以異
一而已矣。故春秋中征伐會盟書者非一然其事則齊桓晉文居多也。不
然則魯齊晉之大夫與其與國也。蓋王迄之行也。則所書靡非王事而霸
高之興也。則所書靡非霸事而其文則史為之也。銓次隨乎時綜核因乎
事而已。夫以伯者後其蹟屬詞者騁其才不務要之王法揆之大義將何

以繼雅詩存王逸也。故孔子曰其義則在竊取之矣。若曰書名書字。苟合乎公道。則知我罪戾。遑恤乎人言。故以周王委轡而不能取。宗國積衰而不能取。孔子不敢任桓文之僭而避竊取之名也。其扶王之衰而繼詩之亡者。意在斯乎。春秋之作。真不得已也。夫孔子以匹夫而存王逸。幾希之理。賴以不亡矣。

王逸是春秋的骨子。詩亡見得王逸。不把詩與王逸並重。詩亡不是雅詩亡。只是無王者作天子。燕享諸侯。陳戒之詩亡耳。晉之桑節。只以春秋為主。春秋所載不止桓文。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宋秦楚皆是。襄桓文之事跡。踵而行之。故統曰桓文之事。春秋未經聖筆。與晉乘楚檮杌一樣。既經聖筆。遂為千聖傳心之典。史官所載。第記其事。潤飾以文耳。若尊王之義。非孔子奚取焉。事字文字對義字看。不以義斷其事。雖

詳核。只日抄朝報耳。不以義行其文。文雖可觀。只春華雲錦耳。尊王之義。在明天子之事。以續王者之逸。舉禮樂征伐之柄。而歸還之天子。合乎此者。則有褒悖乎此者。則有貶。使亂臣賊子有所畏。而不敢肆焉。則其義也。此義也。齊晉假之。而夫子歸之。則似乎取。天子失之。而匹夫收之。則似乎竊。故夫子以竊取自命。正其自任之意。

孟子曰君子之澤

全

孟子曰聖賢不並時而生。道統不緣世而喪。惟接之有人。斯承之有自也。故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亦五世而斬。蓋流風遠韻。雖可百世如在。而音容色澤。屬在五世更親矣。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澤豈不在五世之內乎。予雖未得生。同其時。親受其教。為孔子後也。予私泚諸人也。蓋其人於孔子猶及見。而親炙者也。人得以尼山而命。而師世泚人。我得以泚

泗水之源而統承自泚。非若世遠言湮不得其傳者也。此吾願學之意。而幾希之理。庶幾接群聖之傳云。

澤解流風餘韻。豈是五世便斬的大抵就容貌色澤看。如道範德容之意。五世之內其人雖不可見。然及見其人者。尚在其形容音響。尚有稱述之者。至於五世之外。則見其人者。名皆已沒。而形容音響不復可知矣。故不論君子小人。皆五世而斬也。君子小人以位言。都就聖賢說。孟子之去孔子。雖未得於親炙。而親炙之者。猶存夫猶是耳目之寄也。即使一室晤言。而意緒不過如是。故尚得以師之。而竊孔子之教。以自泚也。竊字雖謙詞。乃卓然自任處。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車

孟子曰。取與生死之間。有義存焉。此其辨在毫芒。不可不知也。故吾人之

於交際也。初見之。謂可以取矣。既而察之。以為不可以取。則取者為非。而不取者為是也。於此而必取。為則溺于利欲之垢。而鮮恥其於庶有傷矣。於施予也。初見之。謂可以與矣。既而察之。以為不可以與。則不與者為是。而與者為非也。於此而必與。為則徇于輕財之譽。以市恩。其於惠有傷矣。於陶難也。初見之。謂可以死矣。既而察之。以為不可以死。則不死者為是。而死者為非也。於此而必死。為則慕于舍生之義。而負氣。其於勇有傷矣。要之。寡廉之士。人或却避。而得我之惠。誰不奔走。處死之勇。誰不實力。庸知輕予。輕死者之。即同於貪夫乎。人信當有精義之學也。

章內維三平。然却是揭傷廉以例二者。見輕財輕生。皆須取裁。註過猶不及。意不必用。

逢蒙學射於羿 全

昔逢蒙學射於羿。蓋羿之道。思天下善射者皆出吾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而擅其名。為夫身篡夏而還。以篡亡身。誨蒙而蒙以殺報。誰寔教之。二而授之刃耶。孟子斷之曰。殺羿者蒙也。蒙之罪不勝誅矣。然是不羿有罪。為嘗觀公明儀之論羿者曰。宜若無罪焉。不直謂之無罪。而謂之宜若無罪。意云曰。羿之罪特差薄於蒙云爾。惡得為無罪也。公明儀之意。非即我之意乎。夫吾之罪羿者。名罪其不能為子濯孺子耳。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二子皆以射名。而技相角。勝負未可知也。夫何子濯孺子以疾作而不能執弓。故曰。此天亡我。吾死矣。夫既而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乃自幸曰。吾生矣。然此名孺子之自信。其僕不知也。故疑而問曰。庾公之斯在衛。以善射名。此名勁敵也。即夫子而不疾。雖雖尚未決。不幸而疾。宜不免矣。乃曰。吾生何謂也。孺子解之曰。

吾之所謂吾生者。非必之於斯也。必之於吾所取之友也。彼庾公之斯。非自能善射也。其淵源所自。嘗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嘗學射於我者也。夫尹公之他。吾與之為友者。稔知其處心積慮。靡非方正。蓋端人也。其所取之友。必端矣。有端人而忍背本以邀功乎。此所以謂吾生也。既而庾公之斯至。問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是。小人之射。即夫子之道也。得夫子之道。而反以害夫子。則忍甚矣。我不能也。雖然。吾受克敵之寄。今日之事。君事也。欲伸師弟之情。可盡廢君臣之義乎。於是抽矢扣輪。去其金鏃。乘矢而後反。蓋不肯於師。而且可以有辭於君也。夫叔正士於門牆之內。即踈逖之友。亦可信其無他。遇仁人於寢故之時。即死生之交。不可恃以無恐。孺子非端人。安能取尹公之端人。以全其身耶。若羿者。篡弑之罪。故

自為之。其身死蒙手為天下笑者。天假之以為報耳。非端人矣。烏能與端人友乎哉。則羿之罪著矣。

通章欲人端身。範以取友。意羿是主。子濯孺子是客。羿恐於無君。而蒙恐於無師。此其同心於授受之間。必同謀於篡逆之際。或不知其不端。而樂以為友。抑或明知其不端。而收以為黨也。兩凶相厄。蒙不殺羿。不止矣。故罪羿者罪其身為羿。而不禁其徒之不為羿也。章內重尹公之他端人也三句。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 全

孟子曰人無定品。顧所轉移謂何耳。是故積德不足恃也。一朝垢污。從前之威美都捐。吾觀諸西子之色。人之所曾好也。一旦而蒙不潔。則人不知其美也。皆掩鼻而過之矣。彼有楊芳于始。易節于終。其為人所吐棄者。亦猶是也。然要之潔者不可使蒙。即蒙者豈不可使潔乎。雖有惡人百念迷之。已甚一念醒之。有餘能齋戒焉。而精白乃心。能沐浴焉。而洗滌厥身。則不特反觀幽獨。無忝于神明。就令登薦馨香。猶通于冥漠。昭祀上帝矣。不可哉。然則謂一青可以累終身。非也在人之自變而已。

二節不並對。意重勉人自新。不潔要看蒙字。掩鼻而過。非人情之終變。乃西子之自變也。惡人者非本來是如此。還是習染之後。乃有惡人。惡即是。不潔之事。至齋戒沐浴。則洗其惡。天且不違。而况人乎。二則字要玩。見倏忽無常意。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 全

當時性學不明。人多以私智自用。故孟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理。亦無理外之智。今天下之言性者。何紛々也。不知於故一體認之乎。性非屬察先天。

即後天之竅。故非涉迹已發即未發之符。但言故而性無餘蘊矣。然所謂
故者必以利為本。不學不慮而神自行。無思無為而機自躍。自然處。即其
本然者矣。夫惟性之有故。而故之本利。則用智者正當順性而行也。所惡
於智者為其謬增偽巧。妄設新奇。且謂天地可以智絡。萬物可以智鑿。將
窮幽極渺。只以滅性為耳。如智者若禹之行水。而又何惡焉。禹之行水。即
禹之事也。禹未嘗無事。然禹之治水。則水之道也。禹寔未嘗有事。謂之行
其所無事可也。此後世頌其功而大其智也。如智者內不鑿於玄想。外不
鑿於作為。亦如禹之行。所無事。則率一分天機。即葆一分天明智。如禹
之大矣。又何惡哉。彼鑿之者。豈以必窮高極遠。乃為智乎。孰知天如彼其
高也。星辰如彼其遠也。然推其自則有故也。原其故則甚利也。苟求其故
而行。所無事於作曆之間。則雖千歲之久。其歲月日時皆為甲子日月五

皆會於子。而為造曆之元者。可坐而致矣。信乎事有多岐。理無二解。鑿
之縱名理觀面。而自失。順之雖千古坐照。而靡遺。世有外性以言智者。悉
而已矣。

此章為當時不順事理。專務私智。擾天下事者而發。故即性之動機。利
即故之靈機。以故言性。已發未發。無兩體也。利即其所謂故者。一毫人
力不著。純是天真用事處。為本說此。乃性之本體也。曰故曰利。吾性固
已無事矣。而天下事順逆有脈。分合有度。一無事也。縱深入九淵。高
入九天。亦當以無事行之。有事無事。正小智大智之分。智從性生。大智
不智說。智者便有鑿的意思在。鑿之却是不智。如智二句。虛說禹之行
水四句。正詳之。禹之治水。最是一大事故。舉以為處事之則。行所無事
者。非真無事也。順水之性。而巽之。雖有事而常若無事也。如智者若禹

之行所無事則本然之智完全無所不照豈不大乎為求其故故
中有利日至者長日之至也蓋冬至之時日極短而長始至故謂之日
至。日至歲歲皆有此千歲之日至則指曆元言。

公行子有子之喪 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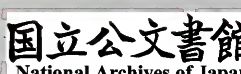
齊公行子有子之喪斯時也卿大夫皆奉君命往弔而右師王驩與焉當
入門行禮之會右師未就位有進右師而與已言者右師既就位有就右
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其進其就皆欲樹私交之為快誰暇顧朝廷之禮
哉孟子獨不與右師言雖為私交也以明有禮也右師遂以孟子為傲
已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而綢繆于共事孟子獨不與驩言以言為重
而以驩為輕非簡驩而何孟子聞而以禮折之曰禮在朝廷之上拜立各
有定位不得歷位而相與言班列各有定階不得踰階而相揖今公行子

雖家也以命至則儼然朝廷也我謂天威不遠顏咫尺欲行此不歷位不
踰階之禮正與簡相反者也子敖乃以我之行禮為簡不亦可怪乎吁朝
廷數語凜乎詞嚴而義正矣

全章重禮字上是守禮下是明禮王驩以簡罪孟子孟子以禮壓倒他
更不與辯位是本身站之位次階是朝廷叙列班行故有同階而異位
者衆人只曉得權臣孟子却言我欲行禮不特以此自解也以儆與言
者之失。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 全

此孟子示人心學也曰天下人與人相偶君子何獨異於人也哉吾求其
所以異者惟以其存心也隱微內別有主宰褊執之意見盡消胸次中時
覺寬平人情之險夷悉化心異而品自異矣故人生而有惻隱之心者仁



也君子則以仁存心慘刻之所不入也人生而有辭讓之心者禮也君子則以禮存心惰慢之所不參也其異於人也以此吾想其生理生意並孕而不槁一心萬心共注于不分仁者愛人矣舍心無所置仁舍愛人無所置心也有禮者敬人矣舍心無所置禮舍敬人無所置心也可以我心聯人心之脈即可以人心還我心之符愛人而人有不恒愛乎敬人而人有不恒敬乎此其感應之常理君子所以順適于相與之途而暢遂於內存之府也然而有不可必者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不吾愛也不吾敬也則於恒愛恒敬之理拂矣君子必自反曰我必不仁而不能愛也我必無禮而不能敬也不然彼橫逆之事胡為乎來哉則反之於心而所以存此仁禮者勿敢懈矣既自反而有仁以愛矣自反而有禮以敬矣其人之橫逆猶是也君子必自反曰我之愛敬乎人者或者仁禮未盡不忠而致然

乎則反之於心而所以存此仁禮者蓋無不盡矣夫既自反而忠吾之愛敬極盡矣彼之橫逆猶是也君子曰此人也不可以仁禮感本心已失一妄人而已矣既謂之妄人則與禽獸何異哉人而至於禽獸何可律以報施之常而吾又何難焉蓋但知仁禮之當存而不知橫逆之可校也夫惟存之以自反而不恤於橫逆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焉盡仁盡禮合常合度而一朝不可知之患無之矣乃若所憂則有之其心豈不以舜具此仁禮而人也哉亦具此仁禮而人也顧舜盡此仁禮而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雖曾慶不如意之遭而豈以是損名哉計我之得於天也豈有減於舜哉之不得於人也豈有加於舜乃仁禮未盡猶未免為鄉人也鄉人之去聖人遠矣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我不如舜則終身不得自解也我之法天下傳後世不知舜則終身之憂不得自寬也亦求如舜之危微兢兢業

而已矣。求如舜之祗載克諧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蓋天下之可
以致患者，惟不仁。君子則非仁，弗以操于心，無為也。天下之可以致患者，
惟無禮。君子則非禮，弗以設諸心，無行也。戒無非仁，非禮之施，乃有不愛
不敬之報。此名一朝之患耳。如有一朝之患，視為殷憂，淑聖之時，而此心
之仁禮如故也。則君子不患矣。以聖人鄉人為終身之關，以天下後世為
終身之脈，信乎惟有終身之憂也。此君子之存心，所以異於人也。
此章以存心為主，不可在涉世上，須說入心裏。初間自反仁禮，繼又自
反其忠終，又付之奚難，只知自反存心而已。心體只有此仁禮，守此心
之真，自可操彼心之契，即窮人情之變，不過率吾心之常。三自反，不是
欲免橫逆，而然正是存心不懈也。異於人暗會為法，可傳所以字與以
其以字相應，存乃靈明獨惺，不因人愛人敬而惰其念，不因橫逆變患

而惕其衷，此方是存仁者愛人。四句緊上說下，是欲起三句反意，不可
分仁禮之施。仁禮之驗，愛人敬人，蓋言其存愛人敬人之心也。非謂仁
禮存心而施於人，則愛敬也。恒愛恒敬，亦是論理如此。三自反，正是存
心。非在存心之後，當知禽獸何難，是君子沒奈何處。其自反之心，有持
之終身惕若者，故緊承說君子有終身二句，以承上起下。憂是畜維已
職，自內出患，是煩惱厭苦自外來，有終身之憂，即無一朝之患，無二層。
古今之存心者，名多矣，何以獨稱舜？遭人倫大變，橫逆特甚，祗載克
諧曲盡仁禮，以立極者，古今未有也。然則惟無聖人，斯有橫逆。有聖人
而橫逆可化矣。雖有聖人，不能無橫逆。能如聖人，則橫逆可忘矣。如舜
而已矣者，不如舜不止也。不患不是置之不足校之意。平日只管行仁
禮，如有一朝之患，名只管行仁禮，不敢謂已是，而人非此乃存心到處。

禹稷當平世三過

全

禹稷當唐虞之平世可以有為之時也乃禹平水土稷教稼穡至於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謂存心救民者此人也顏子當春秋之亂世不可有為之時也彼則一簞食而已一瓢飲而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謂樂道修己者此人也孟子斷之曰禹稷顏回同道夫以寒賔之士爭於佐命之臣其途似為不同然異者在踪途隱顯之間而同者在精神心術之微心同則道同矣夫禹何為而急也禹之思曰水衡之事予其為政而猶使民溺乎溺者民也所以溺之者由已也稷之思曰司穡之事豈異人任而猶使民饑乎飢者民也所以飢之者由已也謂之由已則無有舍已而代為責者又無有分已而共為責者是以過門不入欲不如是之急而不可得也彼顏子者亦曰脩已而已矣其地則然也向使春秋

而唐虞矣禹稷之地易顏子以居之則奏平成開粒食禹稷固有是作用顏子亦有是經營蓋非其地即急者亦緩如其地則緩者自急易地而皆然矣道豈不同乎哉吾嘗辟之矣今有同室之人鬪者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何也同室親也休戚相關吾不得坐視也鄉隣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何也鄉隣練也人自為鬪非吾所得與也然則禹稷之當唐虞正同室也而三過不入正被髮之道宜爾也若顏子無當世之責則亦安為鄉隣之視而已不然而必責顏子以禹稷之事是猶責閉戶者以纓別之救不亦謬哉此所以為同道而孔子兩賢之有以夫

通章重同道二字易地皆然正道之同處蓋聖賢出處惟時也章內語意全是推尊顏子可同禹稷正見他陋巷中緼菴便有濟世澤民的本

領。非獨區々守道窮儒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以洪荒未闢主氣化言也此言當平世以君明臣良言也同道就心說心者道所從出地者位也位者時也隨時變化而不拘者道也易地皆然以其心之同而知其事之同也重顏子能為禹稷勿講禹稷能為顏子末二節相照抑揚勿板對心推顏子之所以不為禹稷意味一往救之一往字顏子只是不輕試其道耳不是一味閉戶付理亂於不聞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

全

公都子曰匡章為人通國皆稱其不孝焉雖與衆共絕之可也夫子反不鄙而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衆人論人以遠君子論人以心子安可以通國之言病匡章哉吾觀世俗之所謂不孝者五如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怠焉而忘其親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

養供焉而忘其親二不孝也好貨財以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溺焉而忘其親三不孝也滋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辱焉而忘其親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殆其父母忿焉而忘其親五不孝也徇紀五不孝之條而蒙一不違之名其何說之辭章子曾有一於是乎無是則非不孝矣乃通國猶以為不孝者則有由也夫章子於子父之間相貴以善而不相合是以見逐於父而人遂以不孝稱之也蓋朋友以義賤其相貴以善者義之所以相成也父子以恩賤而貴之以善則為相夷而賊恩之大者章子乃欲以朋友之道施於父子之間則亦安得為無罪哉然章子雖得罪於父而其心未始不自知其罪也彼身有夫妻之配子母之屬人之所欲也章子獨非人情也哉但為責善得罪於父而不得近於父故出妻屏子終身不受妻子之養此其心何心也其設心以為吾既不得養吾父以盡子道之

常罪矣。而又不若是出妻屏子。則吾知有妻子之樂。而輒忘天性之親。樂倫毀常。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而已矣。蓋其始之得罪于父也。原惟責善之故。既而不得近于父也。惟存引咎之心。豈與世俗所矜者可同日語哉。吾與之遊。而體貌之亦衆。必察意也。

公都子不是。疑孟子之非。意其必有獨見。故以為問。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自一不孝。至三不孝。以上皆是缺養。猶未辱親。四不孝。是虧辱于親。猶未取禍。五不孝。是貽禍于親。章子得罪於父。以責善。只是徑直之過。到得罪後。又知自刻責。至割所愛。以明心。雖則冒不韙。被惡報。乎其情。自可原。而其意。良足悲矣。之屬。即家屬之屬。出妻屏子。只是為父所逐。不敢歸家耳。章子父欲斥其母。章子諫。而父怒。遂殺其母。埋之馬槽之下。齊威王令更葬之。章子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妻也。臣之父未

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章子念母之心。兼以威王之命。而竟不敢起之。馬槽之末。彼誠知父之重也。世俗不察。至被之不孝之名。何耶。

魯子居武城有越教

全

君子處世。惟其道而已。昔魯子居武城。固武城。天所矜式也。一旦而有越教。或曰。寇至。蓋去。諸魯子謂守者曰。余去之後。無寓人於我室。以毀傷其薪木。固不問其所以禦寇者何如也。及教退。魯子則曰。脩我墻屋。我將反而居矣。又不問其寇之所以退者何如也。教退。魯子反左右私言曰。先生不棄武城。而賜之教我。武城之待先生如此。其內之盡忠。且外之盡敬也。今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矣。迨寇退。則反何。武城待先生之厚。而先生待武城之薄也。殆於不可沈。猶行能知魯子之心者。解之曰。先生之所為。

自有道存焉是非汝所知也。昔先生嘗舍於我沈猶氏矣。時適有負芻之
禍。從先生者七十人。若可與難而解紛者。先生俱率而去之。未有一人與
焉。夫既不與沈猶矣。奈何獨與武城哉。此曾子以不與難為道者也。若子
思居於衛。蓋仕衛者也。一旦有齊寇。或曰。孰至盍去。諸子思曰。吾君不幸
而及於難。所恃以共守者。則有及在。如及去。而社稷為虛。人民為虜。君誰
與守而及安可去哉。此子思以與難為道者也。孟子斷之曰。曾子子思之
事不同矣。然皆無利害之私情。而有去就之定理。心同道同途。非所論矣。
何也。兩賢所處異地也。曾子在武城。賓師也。謂之賓師。則尊等於父兄。為
有父兄。而可殉子弟之難乎。子思在衛。臣也。謂之臣。則微而卑賤。焉有微
而不與君父之難乎。故使易曾子而居子思之地。必能如子思之死守。易
子思而居曾子之地。必能如曾子之避難。分各有所宜。心各有所安。此所
以謂同道也。

越教亦只是癢疥小寇耳。傷止薪木不足為邑社憂。不然論師弟之情
亦不宜涼々然去也。只是兵興教至之時。非講道聚樂之日。故曾子之
遠害分明。度吾之居。足以受其禮意。原不宜盟國士之報。而度吾之去
足以遂吾保身。更何暇狗共患之情。與子思食人之食。必分人之憂者
不同。左右并沈猶行之言。俱是私相問答。非對曾子言也。曾子師也。四
句言二子所處之地不同。而各無私心。正是同道。處父兄根師字來。微
根臣字來。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

章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謂夫言論氣象。得之晉接者。已知其不凡矣。意其
私居之所為。果有異於人者乎。孟子曰我何以異於人哉。據我之躬行。惟

率日用之常而已見之顯者此也。弊之隱者亦此也。何嘗挾不可測之端以自創其詭哉。即堯舜主人盡名不過與人同耳。琦瑰之行聖哲不履易簡之德庸衆與能以堯舜且無所異而况於我乎。王無待於疑而名無待於矚矣。

王使人二句須連說。勿作儲子問詞矚之者謂觀於接遇之頃不若察於燕私之為真也。異處不可就形體說何以異於人句。看顯微無間上纔好。其所以無異則性也。堯舜至聖如此而南面如此而深宮未嘗異。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

全

天下之事求之有道。何今之仕者求之時有餘慕求之後有餘矜。此其可羞與。行乞者等試觀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未嘗不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何人。良人則欲借勢焰為光寵而曰盡富貴也。其妻因告其妻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吾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如是則宜顯者日過吾門矣。何良人得當於顯者而顯者竟未嘗一來乎。吾蓋不能無疑于良人。吾將矚其所之。庶有以得其情也。于是蚤起。施汶良人之所之。尾其後而特為矚之。術也。但見良人所向徧國中。之人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衆人所享之餘。彼且乞之以糊口而未屬饜也。又碩而之他。所謂富貴之與者。竟得之行乞也。其平日為饜足之道。蓋在此矣。其妻歸告其妻曰。良人者吾與汝所仰望而終身也。今不意其所為若此。得之目中之狀者。頓維寫之口中之言矣。遂與其妻訕其良人。相與泣於中庭。誠羞之也。而良人未知其為已之訕。且泣度施施。從外來。憑醉飽之狀。以驕其妻。妾猶然後其富貴之與也。是其饜足於墻間。既莫掩夫乞餘之態。而駕言於富貴。尤不禁夫驕矜之形。若齊人者。

真可羞之甚矣。今之顯者何人，即富貴利達之人也。而富貴利達者又何人，即今之求富貴利達之人也。彼亦有墻間，彼亦有他顧，彼亦有飲食，彼亦有妻妾，特彼自不覺，與世人之溺于習俗者不及知耳。使由守禮義之君子觀之，則彼所以為富貴利達之人，方其未得，卑卑乎以勢求人，而自視不矜小，及其既得，施之乎以勢驕人，而自視不矜大，使其妻妾見之，其不差而不相泣如齊婦者，幾希矣。吁，求富貴者，固將使子孫受庇於身後，而轉令妻妾羞泣於目前，何良心之喪一至此哉，亦可憐矣。

首節借齊人可鄙之行，以引起下今之求仕者之為可鄙也。名利中原，無人品，孟子於富貴利達上，加一求字，上面又如所以字，說所以求處，極細。自千態萬狀及人不忍言者，都在此節。須講由君子觀，故見其妻妾之羞，更不必為妻妾模寫。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

金

萬章問曰：昔大舜嘗耕歷山，以事親矣。乃其往田之日，輒呼旻天而泣。夫當人事之平，舛亦付之無可奈何，舜乃必為號泣，果何為而號泣也？孟子曰：舜未得親之底豫也。蓋有所慕焉，而自怨，生慕愈深，則怨愈迫。故嚮彼蒼以哀籲，而涕泗如此也。是孟子所謂怨者，謂舜之怨已也，而非怨親也。何萬章不知而問曰：子知有親，何知其愛與忌也哉？故父母愛之，固喜而不忘，即父母忌之，亦勞而不怨。此子道之當然也。今夫子以舜為怨慕，然則舜之怨其親乎？孟子曰：舜非怨親也。舜之怨，蓋有深心在焉。昔者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以共子職，則吾既得聞命矣，而又呼旻天呼父母而泣，則吾不知其何心也。公明高曰：舜之號泣，乃仁人孝子之用心，未易窺測。非爾之所能知也。吾味非爾所知之言，則固若不言之，又若深言。

之矣夫公明高以舜之心孝子之心也親一日而愛乎我則慶幸彌深親
一日而不愛乎我則感慨彌切豈若是之惘然無愁也其心若曰我竭力
耕田不過共為子之職而已自耕田之外子職之未盡者何限父母之不
我愛必我有所以獲罪而然者特我未知其何在耳安得天牖吾衷而指
之以過乎又安得天移親志而授之以愛乎此號泣之不宥已也觀此則
舜之怨慕不為怨親明矣然舜之怨慕豈獨在耕田之日哉帝以四岳之
咸薦也嘗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君寵
隆矣且所居成聚以至成邑成都天下之士多就之者人心歸矣帝知其
德之可禪也於是與之共視天下及其終也遂移以與之焉崇高富貴至
此極矣惟為不順於父母情不得以自達身不得以自安真如窮人無妻
子之可奉無人心之可依無富貴之可樂而不勝其憂者此其心果何心
哉心乎父母而已天下之士悅之入之所欲也而舜不為欲即多士之能
而不足以解其窮人之憂好色人之所欲也而舜不為欲即妻帝之二女
而不足以解其窮人之憂貴人之所欲也而舜不為欲即富有天下而不足
以解其窮人之憂貴人之所欲也而舜不為欲即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其
窮人之憂人悅之好色富貴舉無足以解舜之憂者至是而舜之心見矣
舜之心在父母也舜之憂在父母之不顺也惟是諭親於道得親之歡親
於我無所忌我於親無所違焉始可以解此窮人之憂矣此舜之存心也
又何如其怨慕哉吾於是知舜之孝非常人所能及也夫人方少時外慕
未生天性未底其所慕者惟在父母而已迨知好色則少艾是慕而神情
之微遂遂有見色而不見父母者及有妻子則妻子是慕而情念之營私
遂有戀妻子而不戀父母者至於仕則得君是慕而耽於利祿之途生夫

得失之患。設一不得君孰肯以義命自安。有中心若焦若灼而已。何知有父母者。惟大孝終身慕父母。有少者。壯者。仕者。之景。經歷于前。而無好色。妻子。得君之想。移易于後。終其身。惟父母之是慕也。若此者。其誰當之乎。彼年至五十。而猶慕父母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蓋舜當五十攝政之時。生人慕好之境。閱歷已盡。乃或親有時忘我。而我無時忘親者。則論之。固以成其慕。至於我無時忘親。而至親亦不忍忘我。則化之。蓋以完其慕。所謂終身之慕。可知已。其斯為大孝乎。號泣之為怨慕。其說著明矣。通章重怨慕二字。以明孝子之心。怨慕不可折用。怨正所以為慕。下孟子把憂字。貼出怨字。慕不得則憂。憂莫解則怨。惓惓為慕父母之心。怨者必慕。不慕不足為怨。父母愛之四句。須抑揚說長息以下。正引言以發怨慕之意。夫公明高以下六句。皆發公明高非爾所知一句。孝子之心。

的作舜說。非泛論也。於我何哉。見他反求不知罪在何處。要求何如。免罪以對父母之愛。只空講自責。便不像慕字。怨慕心曲。自未易窺。孟無所歸一句。狀之極。肖情景。怨慕之起。于父母之不順。則人世難逢之遇。而吾之不順者。自在也。怨慕之解。于父母之能順。則雖極人世可樂之爭。而吾之當順者。無加也。書稱四岳之薦。在不格。姦之後。此時尚安有不順於父母。而窮人無歸之甚。但其心是。如此難保。與替艘無少違拂處。此所以憂也。末節與上只一意。極重人少句。孩提之心。天心也。五十而慕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常人慕親之心。未免有所襍。此等念頭。雖孝子亦不能盡絕。惟大孝胸中。不着舜至五十。只是一人孺慕。更無牽引了親心。庶幾猶慕之如此。况杜田之日。正親不我愛之時。又安得不怨慕乎。無非首二節之意。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

萬章問曰南山之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夫曰必告則子道宜爾也信斯言也能盡告之道者宜莫如舜乃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而後娶此禮之常而非所論於禮之變也舜父頑母嚚一告則有逆命而不得娶矣夫男女居室承祧開後人之大倫何可廢也如告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是廢人之大倫且徒取怨懟於父母廢倫孰與明倫懟親孰與安親此舜所以不告而娶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為告則不得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堯以女妻舜必有通言父母之禮而不之告何也孟子曰帝以人子之心辭舜之心。必知孝子不忍傷親志使帝以妻舜之意使聞於瞽則陽以應帝而陰以憎舜者固瞽之情也。瞽以不欲娶之意見窺於舜則寧以拒帝而無以拂瞽者尤舜之情也。此時即欲妻舜不得矣天是通

之以權而不告也此二聖人委曲以行禮之權安得執詩以緊律哉萬章又問曰舜處父母之事既以權通而傲弟非父母比也章于其所處甚足異焉父母使舜完廩澆而指階替瞽焚廩是焚廩者替瞽也而使之焚者象也。又使舜穿井舜澆匿空旁出替瞽澆而揜井是揜井者替瞽也而使之揜井者象也。舜之處此名不幸矣猶幸而委曲得生不令親有殺子弟有殺兄之名也。時象不知舜已出意其必死遂引以為己功曰謨蓋鄰君皆我之績則凡都君之所有吾當與父母共之者也若牛羊則父母食廩則父母親所必資也若干戈則朕琴則朕弼則朕二媵則使治朕棲吾之所樂也於是象往入舜宮欲以分舜之有執意舜猶然生也而在床彈琴焉撫絃發響依然解愠之音象一見而情窮矣遂飾詞以告曰予與君所拊手足之戚迺君危彌迫予思彌深辭抑于予也。然終不免

有忸怩之色其良心之偶觸耶抑悔心之漸萌耶舜乃喜而謂之曰弟之
來愛我至矣惟茲臣庶女代予以治之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故如是
其喜之與孟子曰象之包藏禍心已非一日舜實為而不知也但聖人愛
弟百倍恒情凡象之所抱以為憂者舜必與之俱憂象之所舒以為喜者
舜必與之俱喜是以聞鬱陶思君之言而使之治臣庶者蓋如此其憂喜
與共也萬章曰舜既知象之將殺已而猶然喜之諒不出于中心之誠然
則此一喜也為偽喜者與孟子曰偽者機心也聖人無偽而况處兄弟之
親者乎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乃歸為
反命之詞曰小人奉命畜魚競焉惟不更生是懼乃方魚之始舍也困
之已久疑眸欲動而掉尾未前見其罔而未舒耳至於少頃則天機忽
踴躍活潑洋洋而稍舒焉由是魚水相得攸然遠去莫知所之矣夫校人

以已死之魚曲盡其放生之狀此固理之可信而善售其欺也子產雖智
能不信而喜之乎乃嘆曰免之歟而之也必得其所以哉得其所哉蓋深
幸其相忘于江湖而不虞其已供于鼎俎也校人出而語人曰孰謂子產
智彼以生魚而命予畜也予既烹而食之矣乃信予言而曰得其所哉得
其所哉何其不長於料事若此也由子產信校人觀之是校人之欺之
以理也子產之信信之以理也故凡君子雖智可欺以其方蓋天下原有
此理安得而不信也若非其道而罔之則難矣蓋天下原無此理不得而
信之也彼象為鬱陶思君之言此弟愛兄之至情理所有也彼以是道來
即欺之以其方也舜信而喜之猶子產之信校人此誠心所必至也奚暇
計其欺而偽喜之哉此其愛弟者正所以愛親也舜其為人倫之至與
前二節是舜處父母之變不以懟拂親心而子道全後二節是舜處傲

弟之變能以喜全和氣而兄道善德之愛弟即孝親也。懟父母謂徒生
他一塲激惱倫既廢又取懟有此兩件不好處所以不告次節還重舜
上帝之妻舜而不告亦是曲全乎聖心耳非曰以官府之法治之也告
則不得娶非必阻而止之也。即君命不敢阻然或強蒞而心嘿有不悅
則舜定不得娶矣。父母使舜即歸重象之主謀觀謨蓋句可見思甚而
乘見者象之歸詞臣庶講須有斟酌舜此時只為都君耳象憂二句蓋
象之憂喜能關父母之憂喜故一憂而動舜惟恐不得乎親之憂一喜
而動舜父母底豫之喜總是形容舜之與象無形骸間隔處不必分析
何者為象之憂舜之憂何者為象之喜舜之喜也。引子產事見子產為
理受欺可見舜之喜象必信其理也。故君子二句泛說而子產事在其
中。愛兄之道來就指鬱陶思君句誠信而喜之信在喜前二字串說指

治臣庶是也曰誠則非偽矣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

全

萬章問曰象之於舜謀之焚廩浚井必殺之而後甘心非日以殺舜為事
乎以弟弑兄法所不貸及舜立為天子而操生殺之權宜首誅之以飭法
紀乃僅止於放之何也。孟子曰舜之於象寔以爵土封之也。而或者不知
誤以為放焉。夫放且不忍而忍於誅之乎。萬章曰舜之為君嘗流其工于
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罪此四凶天下咸服其
用刑之當以其所誅者不仁也。今象日以殺舜為事其不仁豈在共工諸
人之下哉。頌不以誅四凶者誅之而反封之於有庠有庠之人何罪乃使
之遭象之虐也。仁人之心固如是乎。在他人之不仁則誅之以去民害
在弟之不仁則封之以貽民患。仁人當不如是也。孟子曰此心所以為仁

也蓋仁人之於弟也骨肉之間自無仇隙即弟當怒之而彼不怒也可怒之可箴弟當怨之而彼不怨也何怨之可宥但見親愛之而已矣一貴一賤尊卑懸絕不可以言親之則故其貴也一富一貧苦樂不均不可以言愛之則故其富也仁人之用心如此今舜封象於有庠正所以富貴之也正仁人親愛之心也向使身為天子既富而且貴弟為匹夫猶貧而且賤可謂親愛之乎不得為親愛且得為仁人乎此舜之封象不同於四凶所以為仁人也萬章曰封與放甚異也舜之于象既已封之矣而或者乃謂之放敢問何也孟子曰舜雖封象為有庠之君惟時優之以卧治不畀之以事權象寔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代治其國一切政事咸委之於吏而納其所収之貢稅於象焉是其心則親愛其事則富貴其茲則若羈縻之也故人或謂之放也如此則象雖不仁安得肆其暴虐以成有

庠之民哉雖然舜之心非但欲免其虐民之故也其親愛之心無窮以為骨肉相依當令聚首于朝夕而兩地相隔須求頻會于一堂欲常之而見之故使吏治其國令象不羈于政事得以源之而來也故古書曰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夫諸侯覲天子必有歲時天子見諸侯必有政事今舜之接象不及朝貢之期不待政事以接見正欲常之而見源之而來之謂也是則休父母愛弟之心消傲象凶逆之念委曲以成吾之仁耳彼疑以放仍病以不誅蓋未知聖人用心之極矣

通章都在仁上看封之有庠固親愛之仁欲常之而見也親愛無已之仁萬章所謂仁人以法言孟子所謂仁人以情言法固不私其親情也

不宜薄其親且四凶得罪天下象得罪一人得罪于天下雖弟無赦也

得罪于一人雖疎無誅也况親弟乎仁人句貫上下文重貽民害上勿

主刑賞不公說藏怒宿怨因後日為天子不渡追念前殺已事故有藏
宿之說不字直作無字看。親愛而曰已矣見舜只知有親愛外可怒可
怨都不知了封之有庫五句正見是親愛處不藏不宿同其憂喜也封
之有庫同其富貴也使吏代治共其勞逸也源之而來親其色爰也然
舜雖富貴其弟而不輕假之事權蓋陶之以有庫之君則小民無以抗
介弟之尊制之以天子之吏則親王不得施南面之威此保全傲象處
也。子惠元之仁應有庫之民矣罪之疑而釋之也。雖然一段又是一
轉語。孟子又恐人看做智術制馭之法。故又表其欲常之而見之心。既
無事權羈絆其身所以得時常來朝而親愛蓋無已時矣。是其仁弟之
心真非以一貴彈一富罄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

全

咸丘蒙問曰古語有云盛德之士德雖過於君也亦不得以君而為臣德
雖過於父也亦不得以父而為子。今舜固盛德士也但以堯視之則為臣
以瞽瞍視之則為子也。夫何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則是臣
其君矣。瞽瞍亦北面而朝之則是子其父矣。且舜見瞽瞍其容有戚蓋天
性之親也。有不自安者。孔子曰於斯時也君臣父子之倫皆亂天下殆哉
岌岌乎其不可知矣。蒙之所聞古語者若此不識此語誠然乎。孟子曰
否。舜當時處君父之間無是事也。為此言者非君子之言。乃齊東野人謬
悠之語也。何以辯之。蓋當堯耄期倦勤之時舜特攝行天子之事耳。非真
即帝位也。謂之曰攝則堯猶然天子也。何由北面而朝之乎。堯典云舜攝
位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至於三年四海皆遏密八音
焉。蓋以天子之喪待堯也。又觀之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由孔子之

言以考堯典之所載可見堯崩之後。舜始即天子之位也。若堯未崩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已。一天子而又以天子待堯為二天子矣。寧無背於民無二王之語乎。信乎堯老而舜攝也。舜方居攝安有臣堯之理。不臣堯而其不臣父又可知已。子何疑焉。咸丘蒙又問曰。舜受禪于堯崩之後。夫子謂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然舜寔踐祚于瞽瞍方存之日。則瞽瞍亦臣也。即古語不足信而北山之詩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則瞽瞍乃其普天率土之民。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詩也。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之謂也。彼大夫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執掌風塵而致庭闈之遼絕。孝思鬱結而發慷慨之悲歌。若曰。吾今日所為靡盬者。此莫非王事。凡居王土而為王民者。皆得以奔走之何為。使我獨以賢才而勞苦乎。此其作詩之志也。大凡詩之作。有志意蘊於中。有文詞呈於外。故說詩者不可以文害辭。以文者飾辭也。而不能以盡辭也。不可以辭害志。以辭者達志也。而不能以悉志也。惟以己之意逆彼作詩者之志。或置身於異世。以俯仰其景。概或移事於今日。而想像其情懷。如是則志然而辭。不然者。吾名從容以得其旨矣。如不惟其志。但滯以得其精。即辭然而志不然者。吾名從容以得其旨矣。如不惟其志。但滯其詞而已矣。則如雲漢之詩。有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如此詩之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也。惟以意逆之。則知古人志在憂旱。仰天而訴。特為是無聊之詞耳。無民豈足滯哉。知雲漢不可以辭滯。則知北山之當以意逆矣。若謂子可臣父。于說詩之法何居。夫臣父之疑。名以舜為天子耳。不知舜為天子。正舜之所以為大孝也。夫孝至德也。有竭一念而即至有畢一世而不足。以窮其至孝子之至。其莫大乎尊親。舉鴻名徽號。以為榮乎尊。

親之至其莫大乎以天下養歛四海九州以為奉乎今舜既為天子矣儼然為天子父者惟瞽瞍是尊其親於無二上之分尊之至者也舜富有天下矣偃然以天下養者惟瞽瞍是養吾親以有四海之祿養之至者也尊養兼隆舜之孝思名為極至矣下武之詩云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為天下法則即大舜盡尊養之極思而足為天下法之謂也夫舜有天下合天下以成孝者如此。臣父之事斷不必疑矣。且語所為父不得而子者則必有說也。書曰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獲之齋粟而敬謹恐懼惕乎其不敢寧者瞽瞍感格化其凶頑為信而順之也。夫父之化子者其常也。今由瞽瞍乞若觀之則是養中養才之權不為頑父操而得親順親之機轉為孝子用是為父不得而子之說也。臣父云乎哉子可無惑于齊東野人之語而誣大聖矣。

上段辯不臣君重克老而舜攝句。見舜攝政時克正為天子。舜猶然臣也。豈有臣克之理。下段辯不臣父重為天子父四句。見舜為天子而瞽瞍之分尤隆于舜。豈有臣瞽之理。感德之士四句。古語本意謂君父不善不能及其臣子。但時俗引之却謂德雖盛德不得以君父為臣子。為罪舜張本。故孟子云據理摠斥之引克典及孔子之言俱發明克老舜攝句二十有八載是舜攝位的年數。天無二日二句是孔子平日語。勞于王事三句原作詩之意說詩者四句示說詩之法。如以辭五句又折其說詩之病。逆是將我自家意思往而迎候。詩人之意然後恍然得悟此山之詩我獨賢勞志也。王土五臣辭也。雲滌之詩憂旱志也。靡有子遺辭也。孝子四句滾下重天下字。大就展布處言。至就極致處言。尊養全在人子心上說。不是尊至養至便為孝也。自古士庶位多孝豈

必為天子父以天下養耶。第人子愛親無己之心。必如是。則其心始極而無可加耳。尊親是名分。以天下養是尊親之實處。引詩要看孝思思字。以舜之思而寄之于尊養。方為至。若無舜這一段孝思。空之尊養。豈得為孝。豈便是法維則。則其孝處。只是隨分自盡。若則其尊養以天下則越思矣。末節慶之齋慄正其孝思。是為父不得而子是借其說而反之。父可以化子者。而瞽叟見化于舜。若難為之父。而不得以舜為子也。

萬章問曰堯以天下與舜 全

此章見堯之禪舜出於公也。萬章問曰舜之有天下也。受終于文祖。是堯以天下之大。揭而與之也。有諸。孟子曰否。堯無以天下與舜之理也。蓋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其權柄雖統於一人。其授受非出於一己。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也。既不能以天下與人。堯安得以天下與舜哉。萬章曰天子既

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必有所受矣。果孰與之乎。孟子曰天與之大。凡曆數之傳出於天。名主於天。堯特奉以蒞事耳。萬章曰天與之者。果諄之然。以言命之乎。不然。安所據而以為天與也。孟子曰否。夫非諄之命之也。無殺無臭。天何言哉。但天意不可知。而行事則可見。名惟因舜之行于身者。使之行。無不利。措諸天下者。使之事。無不宜。而默示以與之之意。于不言之表而已矣。萬章曰以行與事示之者。不知其寔如之何。孟子曰天人授受之意。微矣。今夫天子欲薦人於天。而言其可理。天下者人所不能也。必欲使與之天下者。人所不能也。天也。亦猶諸侯能薦人於天子。言其可為諸侯。而不能使天子必與之。諸侯何者。天子諸侯之天也。大夫能薦人於諸侯。言其可為大夫。而不能使諸侯必與之。大夫何者。諸侯大夫之天也。諸侯大夫且不必與。而况於天子乎。昔者堯薦舜於天。舜行事當

于天心而天受之亦嘗暴之於民舜行爭合乎民心而民受之天受之固
天示以與之之意也民受之天示以與之之意也故曰天不言以行與
事示之而已矣萬章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又
如何而見之也曰天之功用宰於鬼神堯使舜主祭是薦之於天也但見
神無不格禋六宗望山川徧群神百神皆歆而享焉是即天受之也朝廷
之事凡以為民堯使舜主事是暴之於民也但見事無不治五典泄百揆
叙四門穆百姓皆習而安焉是即民受之也天受之者天與之固天也民
受之者人與之天也信乎舜之有天下也與自天非與自堯者也故曰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舜之為天與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相堯二
十有八載以宜人之德久施澤于民此非人所能為也天也夫惟其相堯
之時而天意已屬於舜故至堯崩之後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
之南示天下之有嗣君也而天下諸侯朝覲者久被其賓接之禮不之堯
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久念其欽恤之仁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久戴
其好生之德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即此人心之所在蓋見天意之所
在故曰天也天之所與舜雖欲避之而不可得夫然後由南河之中國踐
天子位焉雖以泄乎民寔以泄乎天也向使舜不為南河之避而居堯之
宮逼堯之子是篡也安得為天與乎然以民心為天與非予一人之私言
也恭誓曰天無私視自我民之視以為視天無私聽自我民之聽以為聽
良以帝天之命主於民心也斯言也正吾所謂民之歸舜即天與舜之謂
也然則論舜之有天下者名驗之天民之間耳又何疑于堯之與哉
通章以天字做主首節言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便包有天與意在自
次節至末摠發明此句然竟其所以為天者則在乎民故摠結之以泰

誓。正見言天之有着落處。行自我言事自及于天下言其寔一也。聖人雖宇宙在手豈能一一中機而天心寔已式靈若啟若翼其行事處皆其詔示處矣。天子能薦人於天六句。只重天子上。諸侯大夫特借以發明之。天民一也。當暴彘于民之時。堯就把民作天看。與薦揚于天一般。民受就是天受。然薦暴而受猶屬渺茫。故濬究其寔。使之主祭主事是堯薦之堯之能也。至於神享民安是舜之得天非堯之能也。民安就若政率訓帖然相安說受之便是與之。下天受民受只是上意。再不必講此已說舜之得天下原于天了。但上不過是攝位行事而未真為天子也。又自為相之時說到踐祚方完得一個天與意。堯在時舜相之久以至迫於朝覲訟獄之歸而為帝無非天與也。畢竟人心之歸全在為相之久上。得來只可直看恭誓之引。只以證民心歸舜。即天心與舜之

說二自字要看。舍民更無天之視聽也。此字指朝覲訟獄謳歌之歸。夫以天與為說者不是為堯舜辯。蓋因堯舜以立後世之防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

全

此見帝王禪繼皆出于天也。萬章問曰人有言堯舜公天下以為心不傳子而傳賢此盛德事也。至於禹而德衰遂有自私之意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果有是事否。孟子曰否。無是事也。帝王之傳位豈有心于賢與子。顧天意何如耳。是故天欲與賢則以家相而庸。皇圖其與賢也。不知其為官天下也。天欲與子則以冢宰而受統系其與子也。不知其為家天下也。試即舜禹之事而并觀之。昔者舜薦禹於天。蓋謂禹之可以與天下也。計十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名猶之南河之避也。而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民心之歸禹如此。而蓋則異

是矣禹薦益於天名謂益之可以與天下也。計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此一避也。益豈不知人心已屬啟而故為是虛讓第攝職既終則歸政宜亟其引避也。非姑以觀民心也。維時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雖往而可以為吾朝覲訟獄主者有吾君之子在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雖往而可以歌咏而不忘者有吾君之子在也。民心之從啟不從益如此。夫堯舜禹之薦一也。而或從賢或從子。何若是之異哉。蓋堯之子丹朱不肖舜之子商均不肖民心已向于賢矣。而舜之相堯禹之相舜歷年多施澤于民久民心愈向于賢矣。乃啟則賢焉為能得聖人之心傳而敢以承繼禹之道民心已向于子矣。而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于民未久民心愈向于子矣。夫均之為相也而益之近異於舜禹之久遠均之為子也而啟之賢異於朱均之不肖凡此

或遲或速或豐或嗇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夫其皆天而非人之所能為則其皆命而非人之所能致可知矣。大凡由人力而作為者非天也。乃若莫之為而為君不淂而私諸臣父不淂而私諸子主宰於冥冥之中而不可測者非天而何。大凡由人力而召至者非命也。乃若莫之致而至臣不淂而徵諸君子不淂而謀諸父稟受於有生之初而不可移者非命而何。然則相之久近子之賢否果孰為之而孰致之誠天命也。堯舜禹其能達之哉。且古聖人之不有天下。又非獨益為然也。匹夫而有天下。與繼世而有天下。二者之勢相為低昂者也。彼匹夫而有天下者必其德若舜禹而又有天子如堯舜者薦之。然後有天下也。苟有其德而無其薦雖以仲尼之聖而終緜素王久安淂有天下哉。乃若有德矣有薦矣而名不有天下者何也。則以繼世之君賢耳。蓋繼世而有天下非曰德不如聖人而天遂

廢之也。先德未泯，天眷未衰，誰忍廢之？而天之所廢，必大忌。若桀紂者也。繼世如桀紂者，幾人哉？故如蓋、如伊尹、周公之值，其君皆非桀紂之比。天不奪此，而與彼此，雖有德有薦，而皆不有天下。寧獨蓋哉？以伊尹之事言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僅二年，仲壬僅四年。幼冲之數，不可以踐祚，而成湯之祀宜屬之長孫。乃立太甲矣。方其既立，嘗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欲其動哀思而絕此，昵放之于桐。三年，太甲卒，能改過自怨，自艾於桐，以處仁遷義，焉非渡向者敗度敗禮矣。三年之間，惟聽伊尹之訓已也。是湯之典刑不終覆，而湯之祀可永存於世。伊尹渡迎而歸于亳，伊尹安得而天下乎？若夫周公之不有天下者，以基命之成，王是以嗣承文武，猶蓋之於夏，而遇敬承之啟。伊尹之於殷，而遇處仁遷義之太甲也。合而觀之，商周皆繼世也。而何疑於啟、伊尹、周公皆不有天下也？

下也。而何疑於蓋？孔子嘗有言曰：唐虞以天下而禪于賢，夏后殷周以天下而繼於子。以迄而言，若有所不同，揆之於義，則禪者宜禪，不以子而妨賢。繼者宜繼，不以賢而廢子。帝王總以奉天安民而已矣。其義一也。觀孔子義一之語，則與賢與子之為天與者，詎不信哉？孰謂禹德果衰於堯舜也？一篇樞紐在天與賢二句。把禹蓋作主，前言禪，後言繼，俱是借以形之首節。但言民之歸賢，歸子未露出天字。丹朱節方說民從禹，不泛蓋之故。而推其原于天。匹夫以下，槩即古殷周許多人皆不有天下者，以明蓋之不有天下，見其均出于天也。末節引結出義一，則禹之與子誠曰乎天，自無可異議也。吾君之子，只重子不重君，幸其有子象賢，上說若先世有功德而不忍負其子，則忍礙堯舜啟賢能敬承，句須重敬字。蓋帝王心法，只此一敬能敬，則可以承繼先道矣。天以造化之主宰，說命

以氣數之稟受說。摠之運于天則為天付于人而數不可移則為命。一而已矣。為就得失之事說。致就禍福之機說。非必定與人之所為所致相反。只不令人測度得便是。此二句正收拾天與賢與子之意。宜泛說。禹益事於束處見之。大抵古以正夫有天下。須有三資。德本也。薦藉也。嗣君不賢時也。故有舜禹之德。必要薦若無薦無益也。故仲尼不有天下。有德矣。有薦矣。嗣君非甚無道。天不遂棄也。故益伊尹周公均不依程註作年幼看。唐虞以禪三代。以繼禪繼處。聖人摠歸無心一本於天意。故曰其義一。正與天與賢二句相應。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

全

此章辯伊尹無辱已之行也。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

子曰否。伊尹無割烹要湯之事也。欲辯其誣。蓋觀其窮之所養與夫達之所施乎。方湯聘之未勤也。嘗耕於有莘之野。上嘉堯舜之道。而樂之。精一之傳。危微之訓。直于羹墻。有會晤焉。彼誦詩讀書。其樂之寄宿。而非樂之真境矣。即耕食鑿飲無之。而非堯舜之樂矣。于時恍二帝之在前。則一辭受一取予。何者不以道為權。廢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即祿之以天下。而有弗顧也。繫馬于駟。而有弗視也。蓋道義中原無此甘得之物。而顧視中。不知有非望之榮也。植行於大。尤砥節於微。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則有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者。至於一介不苟。而尹之樂道也深矣。由是身在莘野。名在天下。湯欲興堯舜之治。舍尹無由也。使人以幣聘之。彼且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厥取之中寤寐。即唐虞誦讀。即揖遜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蓋其囂

豈然也非姑以觀湯意也堯舜之道在性分者本如是也然尹雖無心於湯而湯不能不有心於尹於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猷猷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以此道上致其君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以此道下澤其民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以此道顯設行爭於吾身親見君民之盛際哉湯有堯舜之資吾有堯舜君民之具達可行而行之吾之應窮斯必往矣然此非吾意也乃天意也天之生此民也盡天下而與以知覺者其心也不能盡天下而使之知覺者其勢也于身生一先知即使之覺後知爲生一先覺即使之覺後覺爲使予非知覺之先則天意不在予而予必有辭於天下矣今予得堯舜之道是天民中之先覺者也天既以先覺而厚之予當以覺民而承乎天子將以斯道覺斯民而使唐虞之人心再醒于今日矣使非予有以覺之則當今之世

皆後知後覺也將誰以任其責哉予不敢自諉以負天雖欲不出而行道得乎由伊尹之言而推其心所思者必使堯舜之澤盡治天下之民而後可以無恥也苟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皆引之爲己責若已推而納諸溝中而不勝其凜凜者矣是可見尹也者以其身爲君民所委任之身上天所責成之身其自任以天下也非欲居其功乃欲寬其罪非求無曠於職乃求無疚於心其重蓋如此故不辭三聘之勤幡然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以征伐追揖讓之風以一德紹勳華之列所以堯舜君民而無負先覺之責任者正在斯乎夫伐夏救民伊尹正天下之功何其偉也而予謂割烹要湯則自己不當辱矣吾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况辱己甚于枉己而何以正天下乎且聖人之行不同也有遠而隱者又有近而仕者有仕不合而去者又有仕合而不去者自遠觀之則遠而去者

為潔近而不去者非潔而究其要歸則皆潔其身而已矣。勳華不作，勵百世之高風。唐虞可為成千載之知遇。操行雖殊而持身惟一也。使尹而非聖人也則已。尹而聖人也則身豈不同歸于潔。而顧其于自辱哉。如是則尹必無要湯之事也。如必就人所謂要者言之。亦以堯舜之資在湯而堯舜之道在尹。是不污不求也。三聘之禮。薦加而五就之願。終畢矣。不得相遇也。吾所聞者。是以堯舜之道要湯耳。若以為割烹則正天下之謂何。聖人之謂何。而乃為此。吾未之聞矣。且吾所謂伐夏救民。非無據也。伊訓曰。湯奉天誅。始改桀於牧宮。由我始其事於亳都也。此尹之言也。所謂伐夏救民者。於此益顯矣。向使非先正其身。而何能伐夏救民。以正天下。若此。則信乎尹之所樂者。惟堯舜之道。而割烹之說。為誣也。

重樂道二字。正天下後樂道來。樂字對辱字。看伊尹一生樂道。合下四節。乃見其樂。曰。翼翼曰幡。然曰將。以曰思。天下曰如此。都在心上。言到救民時。其樂始益暢也。耕莘節。言其平日隱處。正已如此。湯使人四節。言其始出。以正而終能正天下如此。吾未聞二節。合正已正天下。而新無辱已之事也。末節引書。以證伐夏救民之事。豈辱已者所能為哉。伊尹聖之任者。意主于用世。樂非空。樂正樂其可以正天下。後來許多爭業。皆從此出。樂是以神遇。沉酣屬饜。于是而不自覺。非其義。八句。乃狀樂之光景。辭受取予。從大說至細。正是剖折危微。至精處。道外無義。義外無道。義即道之斬截處耳。幣聘不出。不是堅執。所守幡然。後改名。不是遂變初心。聖賢度量極大。隱顯一轍。出處道理自合如此。兩豈若字上。不可嫌湯聘下。不可說樂不如行。總是所樂處。知是全體。覺是知。

之初苗人有不知只是初時不覺一覺便有知故下只說覺非當然所以然之說覺民即親民親民處便有雍熙康阜之澤使斯道不明于上則澤不下究故曰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聖人視天下為一體故不忍置斯民於度外此思在耕莘時已有不因湯聘而後思也有夏昏德民墜塗炭伐夏救民把世道揭而重朗正見他覺民處樂堯舜之道此處蓋見得此以上把伊尹樂道正已正天下都說得明白下方好辯其無割烹極已之句就伐夏救民中看出他是個正天下的人那有辱已之理聖人之行總歸繫身正見辱已必不是聖人聖人必不辱已此泛論其理以斷伊尹也重近與不去一邊索全在當然處見以堯舜之道要湯非真是有心要結道在伊尹畢竟湯要聘他如水就濕火就燥不得不然却像要的意思故叫做要此乃孟氏

辯折之巧處說堯舜之道必不為割烹也末論引書證有正天下之

決無割烹辱已也明矣

全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 此見孔子無為主也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待人齊環蓋以其為君所近狎而藉以自通也有諸乎孟子曰否孔子之所為不知是也必其好事者謬為此言誣聖人以自為口實耳吾觀孔子嘗于衛主顏雝由矣主其賢也當時衛有嬖臣曰彌子瑕者其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因其爪葛以自通非無因至前也彌子乃謂子路曰孔子主我則衛卿可得也子盍為我言使舍其主雝由者而主我以驟致通顯乎子路勇于義者不知其不可而姑以其言告孔子曰衛卿之得不得有命存焉豈藉人而可致哉時蓋辭之而不之主矣由是觀之則知孔子平日之進不處

進也。其進以禮乎？務為委蛇以合節。孔子之退不難，退也。其退以義乎？務為勇決以就閒。至於位之得不得，則曰有命。升沉晦造物司之。吾知有吾禮義而已矣。安事後？以與命爭衡哉？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者如此。若主癰疽與待人瘠環義當退而不以義退，是無義也。命不當得而不安於命，是無命也。而謂孔子為之乎？然此猶安常無事之時耳。載觀孔子不悅於魯衛女樂之饋，蜚馬之視，則當去魯適衛去衛適宋。遭宋桓司馬向魋將要而殺之，聖心固不畏變而能順變，遂用其權微服而過宋以適陳矣。當是時也，孔子正當阨難之際，吾意苟可以主不必于擇人也。而孔子果誰主哉？司城貞子是已。貞子奉宋之大夫，是時則為陳侯周臣。夫陳侯周賢君也，而貞子臣之，則其賢可知矣。以當阨難之時，猶擇賢而立如此。况在齊衛無事之日，豈有主癰疽待人瘠環之事哉？且吾聞人必有所合而

品始見，尤必各有所合而品始分。故觀近臣之賢否，惟觀其所主何人而遠臣可知也。蓋賢人之與賢人，報氣本相求，而不賢人之與不賢人，羶附必不爽也。若孔子何如人也，而謂其主癰疽與待人瘠環，則必癰疽瘠環之類，而後可矣。其何以為孔子哉？甚矣孔好事者之誣聖也。

辯孔子無為主之事，不特卿相得失不足動其心，即患難交于前，而非賢人不投契也。末節合上意，而以觀人之法斷之。進以禮三句，是因他曰有命句推出來，乃言其平日進退皆如此。一直說下，命之不衡正禮義之不愆也。非謂有命故進禮退義也。無義是當退不退，而急于進無命是命之不溥，而猶欲溥此節，雖論衛事，主齊之事，因可類推。故并瘠環言之。司城貞子二句，上句指其人，下句表其賢。吾聞二句，是泛論觀

心之法觀近臣者他為何等人之主。觀遠臣者他主于何等人之家。如癰疽革便是近臣。孔子便是遠臣。以孔子而主其人則亦其人之類矣。何以為孔子決孔子必無是事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

全

此見百里奚無干主之事也。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之與秦穆公遇也其始則自鬻于秦養牲者之家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而爭之故其後日舉于牛口之下猶存五羖之名有諸乎。孟子曰否百里奚之所為不如是也。乃好事者謬為此言誣古人以便己私耳。欲辯其誣曷即其去虞入秦之事而觀之。百里奚雖後為秦相其始則產於虞而仕於虞乃虞人也。彼其所以入秦者則有由矣。蓋虞與魏隣者也。晉人欲并虞魏而有之以為先取虞則魏為之援先取魏則虞襲其後於是用荀息之

謀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魏夫越國以遠而晉知其難也故借虞之道以孤魏之勢因以乘魏之利為并虞之端當其時晉之計雖後而虞之利害亦非難知也。百里奚與宮之奇皆虞臣也。宮之奇知其賂虞者乃以餌虞于是以補車唇齒之說諄諄於虞公之前而不見聽。百里奚以奇之諫不行雖再言無益也。遂不諫而去焉。得遇秦穆公從此始矣。即此推之彼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奚之年已七十矣閱歷久必其更事多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是利有所溺而明有所昏也可謂智乎然而奚非不智者也。虞公之既寇也不以舌櫻是不可諫而不諫有知然之智可謂不智乎。虞宗之不臘也不以身殉是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有知廢之智不可謂不智也。維秦介在西戎彼其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有知興之智可謂不智乎且非獨智也。自奚

之相秦也。三置晉君一枚。荆禍而取威定霸。顯其君於天下一傳。景康再傳。孝悼而芳。毅令聞。可傳於後世。以彼功業如是。必本于素行之光明。不賢而能之乎。若夫自鬻其身。求以成就其君。即鄉黨之常人。少知自愛者。猶所不為。而謂賢如奚者。肯甘心為之乎。智士恥名之不就。而更不欲其倖就賢者。恥功之不成。而卒不欲其倖成。業視其所終。趨視其所始。吾故曰。奚誠賢而熟於智。其不以食牛干主也。明甚矣。

飯牛乃寔事。只要秦二字為証耳。世以奚借五羊之賤。值為人盡職。使穆公聞其賢而用之也。孟子以奚入秦取相之由。無所憑據。只以去虞入秦成功之事。反覆推詳。其非患不肖之人。而其無干主者。自見宮之奇二句。重奚邊。然須有奇之諫不行。而後奚可以無諫也。賢勿與智對。就去處一事。推出智字。就智字推出賢字。樞是蚤智之士。其見幾也。必

審曉成之器。其受大也。非輕。而無自鬻之事。明矣。連用五乎字。皆懸空。揣斷之詞。食牛與自鬻字。同干與成字。不同干。自始進言。成自其成事。業於既進之後言。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 全

此孟子推尊孔子而言曰。君子不宗先聖。則其統不尊。然不取辟聖而折衷之。而其識猶未廣也。吾觀伯夷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一視一聽。如此其不苟也。非其可事之君。則不事。非其可使之民。則不使。一事一使。又如此其甚嚴也。治則以其道進。亂則引其身退。一進一退。又如此其有擇也。不特此也。即橫政所出之地。橫民所止之處。而不忍居也。居之則恐被其橫矣。且其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對坐於塗炭也。處之則恐受其污矣。當紂之時。靨色皆惡。君民皆非。天下皆亂。而無治。民政皆橫。

而不順。而舉世為鄉人多矣。伯夷獨退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夷真
廉而立忘人也。故後世聞伯夷之風者。即頑夫之貪。化而為廉。懦夫之
弱。化而有立。志此伯夷之行也。伊尹曰。吾欲使君為堯舜之君。何事非
君也。吾欲使民為堯舜之民。何使非民也。故治者進亂者退。惟一其心於
事。使無間治亂矣。彼其應聘時之言。有曰。天之生斯民也。生一先知。即使
之覺。後知焉。生一先覺。即使之覺。後覺焉。天之屬意于先覺者如此。其厚
也。今予於天民中。得知覺之最先。正天心之所屬者也。天既以道屬之我。
我當以道承乎。天子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雖欲不任其責。不可得矣。由伊
尹之言。而想其心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設或迷于習染。有不與被堯舜
之澤者。皆引之為己責。謂我不能覺之至此也。若己推而內之溝中。而不
矜其負咎者。其自任以天下如此之重。故不擇事使而治亂皆進也。此伊
尹之行也。柳下惠不羞汚君而名事之不辭。小官而名為之。其進而事汚
君為小官。則不隱在己之賢。必以其直道表見焉。惟直道則必至於遺佚。
名以道自甘。而不怨。惟佚之久。則或至於阨窮。名以道自樂。而不憚。不惟
事上為然。即與鄉人處。由之然與借。而不忍去也。彼嘗自言曰。爾自為爾。
而何與於我。自為我。而何與於爾。雖袒裼裸裎。而無禮於我。側么爾之
形。自穢耳。爾焉能浼我哉。其藹然釋爾我形骸之累如此。故後世聞柳下
惠之風者。褊狹之鄙夫。不覺化而為寬。苛刻之薄夫。不覺化而為敦。此柳
下惠之行也。夫三子之行如此。若孔子則異于是矣。當其去齊也。以有不
能用之言。遂蒞浙。而好若不俟。終日矣。其去魯也。以有女樂之歸。曰。遲。
吾行也。必待有故而去矣。蓋魯乃父母之邦。義雖可去。而思不忍舍。其去
之。道當如此也。即去國一事。而知至人無成心。至行無徽。遠可以遠而

速不必遠發之為怒可以久而久不必羈途之為濡可以處而處不必高
臨之為固可以仕而仕不必傾臆之為狗速久處仕無一不當其可也者
此孔子之道也。孟子既述四聖之行遂泐而斷之曰。夫聖蓋難言之矣。踐
履未純便非詣極稍涉勉強不名自然未可以稱聖也。若伯夷者廉頑立
懦殆聖之清者也。至白者不蒙汚于淄垢直與日月爭光矣。伊尹者先覺
自許殆聖之任者也。至毅者不委責於鴻鉅直與天壤爭烈矣。柳下惠者
敦薄寬鄙殆聖之和者也。至厚者不立異於町畦直與春風比盎矣。若孔
子則仕止惟可久遠惟可時抱其道原非有心于隱處時大其道也。非着
意于顯行總為神明之不測元氣之升沉而已。謂聖之時者非耶。夫惟為
聖之時。想其活潑之趣。渾無執着之可指。又擬其包含之象。寧凌厲欠之
可名。其謂之集大成乎。蓋小成之樂則一音自為始終非集也。久非大也。

集大成也者。有金以殷之于先而玉隨以振之于後者也。樂必有始而金
也者。八音弗得則不鳴。自金一殷而凡條理之具于衆音者。翕然而著。其
有是乃始衆音之條理也。樂必有終而玉也者。八音弗得則不止。自玉一
振而凡條理之具于衆音者。窅然而歛。於無是乃終衆音之條理也。必有
始條理者。而後有終條理者。樂之集大成者如此。吾即金之始條理者以
觀孔子其諸智之事乎。運靈于一心而至理之森然。明侑者洞澈而無遺。
是孔子之智也。孔子之金也。即玉之終條理者以觀孔子其諸聖之事
乎。妙順應于一身而至善之渾然。各當者嘿成而無外。是孔子之聖也。孔
子之玉也。振也。蓋抱周知之智者。其終必究萬殊之歸。會聖修之寔者。其始
必覩千變之妙。聖由於智。於樂可以得其槩矣。又不觀之射乎。孔子之智
譬則射者之巧也。或善其運于心月之間。或研其精于事物之表。同一觀

變者以為吾力之主張孔子之聖辟則射者之力也或以形運而手與心
符或以神運而健與明合同一強毅者以待者巧之操縱蓋德之造其極
者聖之能也德之會其全而中于時宜之妙者非聖也智也由射於百步
之外其能至於的者爾之力耳若其妙命中之機者則非爾力也必有不
疾不徐之妙操縱于心思而不可語人者在焉力特藉以致之而已是知
巧以運乎力斯發無不中而後為天下之善射智以運乎聖斯動無不時
而後為天下之全德信乎孔子之異於三子者其智異故其聖異而願學
孔子之時者名思所以完其智而已彼群聖者不在其範圍中乎
通章重一時字聖智巧力皆發明時之意蓋聖以時為大聖又以智為
本聖而非時不可以語大成聖而非智不能以造時中首四節三子
叙起以及孔子後三節重斷孔子之時更不必粘着三子只要贊揚孔
子為大成以示願學之意目不視四句清在一身治則五句清在一處
思與三句清在一鄉當紂三句清在一世故聞三句清在百世激身心
人已直至後世無非清之所到一段密一段鬆色說得廣不止女色殺
樂伯夷無治則進實事以亂則退推之頑以知言懦以守言何事非君
二句述其言也治名進二句指其行也天之生斯民至此民也又述其
言思天下至之重也回言而推其心何事非君言一事是君當即使之
為堯舜那處君不可事非謂所事即君也民倣此夷惠無變化故曰風
尹不言風以有澤及民也柳下惠不差六句是行事無所異與鄉人處
二句是處眾無所異爾為爾四句是述其言以見與鄉人由之之意正
見其和而介處節以度量言薄以性行言孔子節舉孔子去國之一端
而推其終身之事四可字隱下文時字意聖心瑩淨絕無粘帶絕無痕

逸合四句看。方得聖心神化處。伯夷一節就上文斯要看聖之清。不可作清而聖。餘做此聖。善造極自然。二意聖之時。字說得開濶流動。不必云兼三子之長。末二節一意。借樂借射。總發明聖之時。由于智之精也。孔子集大成。只就時上言之。自其出之而無不宜謂之時。自其會之而無不鈔謂之集。非積聚。即一貫之意。聖賢帝王俱在內。豈止三子講時字。且勿露集意。講集字。即粘着時意。體貼。便是集大成說。金般而玉振之也。就重在全般二字。本文先下金般字下說。而玉振之也。自見始終字。指金玉言。條理字。指象音言。始終乃澈頭澈尾之意。只是一個條理之始終。非有二條理也。始條理者。謂金般以後。條理皆自此引起。終條理者。謂玉振以前。條理皆從此收拾。何樂不備。何音不齊。故謂之集大成。條理照聖心。即小德川流。脈絡分明。處智即心之靈覺。洞然去通也。聖即心之極詣。濛濛中道也。其洞徹處。在事先。故曰始條理。其默成處。在事後。故曰終條理。其濛濛一個神明。即鈔到底更無頭尾。分兩時。巧力之喻。不過始終之說。但一中字更精絕。引弓發矢。有巧以運力。而後可中的。應事接物。有知以啟行。而後可中道中。處正是時。須有神機。乃能到此。不是見不精。而但憑氣力。送到之處。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

全

北宮錡問曰國家馭貴馭富之典在爵與祿。今日爵祿之班。想非其舊矣。敢問周室班爵祿也。其舊制如何。孟子曰爵祿之法。用以崇德報功。我周之初制。非不燦然明備。然至于今。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蓋以今諸侯多兼併僭竊。惡班爵祿之制。妨害己之所為。盡舉其籍而去之。故無以考其詳也。然而紉商有遺言。師儒有傳說。輒也嘗聞其畧矣。以班爵之制言。

之先王計中外之相錯也。冠履之相維也。不第辨位以伸無耦之貴而且
爵等以昭環衛之辭。天下之大。統于天子。天子一位尚矣。其下乃有公一
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皆天子臣也。凡五等而大小星羅不可以
朕屬天下之勢乎。一國之大。統于一君。天子君於五畿。公侯伯子男君於
一國。是君一位尚矣。其下乃有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
士一位。皆臣也。凡六等而貴賤臚列不可以弼輔邦國之治乎。夫爵以位
定。祿以田分。爵有崇卑。而祿之厚薄亦因之矣。故以祿之班于天下者言
之。天子之尊無二上。而天子之祿亦獨隆。其制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
待諸侯也。自天子而下。諸侯則皆方百里矣。伯則七十里矣。子男則皆五
十里矣。爵遞降而祿亦遞薄。凡四等四等之外。又有不足于五十里者。則
祿入有限而上覲無需。不能自建于天子而附于大國之諸侯。以姓名通

曰附庸。夫以一定之典。所以明義而推之以法外之制。所以廣
仁先王之公天下而不私者也。又以祿之班于國中者言之。其施于天子
之國中。天子之卿受地視侯。而準於百里。大夫受地視伯。而準於七十
里。元士受地視子男。而準於五十里。內官之祿。且以等藩封之受。五畿之
重。正以明天子之尊也。其施于列國之國中。公侯大國地方百里。既以
為君祿矣。而卿大夫士之祿。則隨其大國之入。而為之降殺。故君之祿十
倍于卿。之祿四倍于大夫。大夫之祿一倍于上士。上士之祿一倍于中
士。中士之祿一倍于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受祿於官。祿僅足以代
其耕。如一夫受田所入之數而已。祿之頒于大國者。此其定制也。降而為
伯之次國。地方七十里。既以為君祿矣。而卿大夫士之祿。則隨其次國之
入。而為之降殺。故君之祿十倍于卿。之祿三倍于大夫。大夫之祿一倍

于上士上士之祿一倍于中士中士之祿一倍于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受祿于官其祿僅足以代其耕如一夫受田所入之數而已祿之班于次國者此其定制也。又降而為子男之小國地方五十里既以為君祿矣而卿大夫之祿則隨其小國之入而為之降殺故君之祿十倍于卿之祿二倍于大夫大夫之祿一倍于上士上士之祿一倍于中士中士之祿一倍于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受祿於官其祿僅足以代其耕如一夫受田所入之數而已祿之班于小國者此其定制也。蓋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以祿厚而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由卿而下三等之國同以祿薄而又為之殺則地之所養無以自給故分數如此矣。若庶人在官者祿取其足以代耕其義如何。彼耕者所獲之田一夫百畝百畝之田必加以糞之多而力最勤者農夫之上也言其所入之數雖九人聚而食之不見其不足矣次于上農者足以食八人中農者足以食七人次于中農者足以食六人最下者食五人耕者所獲大約有此五等而庶人在官者職有大小事有煩簡其祿之上下有差也。因之多者不過周九人之食而少者亦不失五人之養先王蓋曰使其以此力而用于耕其所入之猶是耳所謂祿足以代其耕也是可見先王之班爵惟其公故尊卑定先王之班祿惟其祿故多寡平。奈周之衰也天子之權輕而爵祿之籍名竟不涉觀矣。吾著其畧不得不予斯發一慨云。

通章只說其畧切忌詳字。以天子為重中外相維辭統不紊而祿名因之。諸侯兼併是侵占地俸祿踰制與班祿相犯僭竊是越分干名等級紊亂與班爵相犯故意害已而去籍班爵祿處要得尊主意。天子一位節是班爵之大畧。天子之制六節是班祿之大畧。固有天子一位而

諸侯卿士藉之有爵。因有天子千里。而諸侯卿士藉之有祿。國君之尊
入則為王制。卿士出則為列國諸侯。故祿名相準。乃居重馭輕之勢。強
幹弱枝之道。父天母地而為之子。曰天子。爵位盛大以無私為則。曰公
斥堠于外以君人為德。曰侯。辭仁足以長人。曰伯。德足以養人。故曰子
德足以安人。故曰男。自天子至于子男。皆有君道。故尊卑之位。凡有五
等。然公侯伯子男。皆臣乎天子。而爵位之列。自天子始。所以與天子同
其班。出命足以正衆者。君也。知進退而道上達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
大夫也。才足以任大者。士也。自君以下至于士。皆有臣道焉。故尊卑之
位。凡有六等。然卿大夫士。皆臣乎國君。而爵位之列。自國君始。所以與
國君同其班。民功曰庸。以治民之功。附大國以達天子。如諸侯之選職
也。天子之卿不言視。公者以皆百里也。不言中。下士者視附庸。地天次

我者也。師友之道。不以等於所事。見費惠公之所友在德。而小國之貴。非
所挾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等而上之。雖大國之君。亦有不挾而友者。
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嘗慕其德。而禮其廬。不敢遽入也。必唐命之入。則入
不敢遽坐也。必唐命之坐。則坐不敢遽食也。必唐命之食。則食雖所食者。
蔬食菜羹。至菲薄也。未嘗不飽。蓋敬賢者之命。其命重則其物匪輕。有所
不敢不飽也。公之尊賢如此。令當是時。能以天位之。之以天職。共之以天
祿。之之。豈不曠然千古哉。然惜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
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此所謂士之尊賢者也。非五公之尊賢也。蓋士無
爵祿之寄。惟重其尊之。文王公操予奪之權。則當盡其尊之。之。寔彼蓋
無其寔。而祇有其文者也。第即其能如是焉。亦見平公之所友在德。而大
國之貴。非所挾也。然匪獨大國即天子之貴。亦有不挾而友者。昔舜膺曰

岳之薦而受二女之嬪於是自側陋而上見帝帝則以甥禮而館之於貳
室名有時就饗其食脫畧君臣之分更為賓主之交蓋以容禮隆之而不
以君道臨之是以天子而下友匹夫也此見竟之所友在德而天子之貴
非所狹也古之不挾者豈無見於義而故為是折節哉天下有用下
敬上而凜然祇事於王公之前者非無謂也謂其貴在則禮然吾因其貴
而貴之也天下有用上敬下而肅然隆禮于韋布之交者非無謂也謂其
賢在則禮然吾因其賢而尊之也世人重勢而輕德類以貴為義而以
尊賢為非義矣不知君臣之義不可廢也貴固義也義者宜也尊賢為
大尊賢之義也一而已矣夫惟尊賢之義與貴之並是貴不可挾矣况于
長乎况于兄弟乎吾故曰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以友德不可挾為主。不挾長三句且虛說。下二句正推其不挾之由。

小國卿祿有降殺者所以損有餘屬義大夫以下不殺者所以補不足
屬仁古之制用量入為出故大國卿祿四大夫次國三大夫小國二大
夫而其君之祿皆十于卿又大國則立三卿次國止二卿小國止一卿
而國事煩簡之係焉諸凡輕重之差皆視國小大以為度也祿足以代
耕兼下士與庶人在官者說末節只說庶人在官而不及下士者想下
士之祿無五等。只等上農夫耳。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

全

萬章問曰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敢問交友之道何如孟子曰交友之道
心欲下而禮欲恭故當忘少長之分不可挾己之長而與人友忘貴賤之
遠不可挾己之貴而與人友忘兄弟之勢不可挾己之兄弟而與人友夫
友也者豈弟以善相比寵相當閱相上下乎蓋友其德也彼握其不孤

之藝此樂為有隣之泛德為重則菑爵為輕而兄弟皆非所論矣設或存一挾心則不惟在我無以成其德而有德之人將不與我友如之何可以有挾也然人情挾貴尤易而不挾之高風當於古人中求之孟獻子百乘之貴家也其所友之士有五入焉一曰樂正襄一曰牧仲其三人則予忘其姓名矣大都皆二人類也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以五人寄情於淡結調於幽視獻子之家若無者也故獻子重其品而顧與交也嚮使此五人者心中各有獻子之家則與世俗何異獻子心不竊輕之而不與之友矣此見獻子之所友在德而百乘之貴非所挾也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等而上之雖小國之君各有不挾而友者費惠公曰能教寡人以道者師也吾於子思則師之以型範我矣能貴寡人以善者友也吾於顏軼則友之以切磋我矣若夫王順長息則不足為吾師不足為吾友但可使之事挾不是挾以驕人只一念自負能下賢之意須在心裡看若外面挾不可言友矣惟德足以消人之挾也惟挾足以拒人之德也字與下賢字相照想到賢人能資我處則在我一切真無足據然三者之中挾貴尤人情所易犯故下四節歷舉古人不挾貴者以為則孟獻子節只重獻子友德上獻子之與以下推獻子與友之意也無字有字相反看獻子取人使人忘己之貴則己之不挾貴可知矣以下三節一步推進一步道足儀刑為師道足切磋為友王順句引成語輕帶言八云三句未命則承望其顏色既命則趨奉其意自起居食息無敢自恣蓋弟子受命先師之禮恭謹極矣然終於此以下意輕帶過不可貶壞平公舜尚節與上三節平層提重不挾上不可以此為王公尊賢迭為賓主不是說堯為主舜為賓舜為主堯為賓乃是忘却君臣之分更為賓主之歡也

方見堯待舜甚尊與上友意切。用下四句重下二句。下指賢上指貴。渙重天子說不必。兼有家百乘千乘。敬字揭出友字意。義字要在友德上。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 全

萬章因孟子嘗受諸侯之餽而疑其非義故問曰敢問以禮儀幣帛相交際者何心也孟子曰人有恭敬之心存於中而不能以喻諸人則托此禮儀幣帛以將之是交際之所在即恭之所存也萬章曰交際固為恭則辭讓必是恭乃交際之間有卻而不受者人便以之為不恭何哉孟子曰凡卻人之餽心固有所主也如尊者有賜於我禮則恭矣我乃私度之曰彼其交於我者必其取於人也不知所以取之者果協於義乎抑不協於義乎義然後受之不然則直卻之不受是尊者以禮來而我以不義拒明卻其物而輕其人傲慢甚矣以是為不恭故君子於交際可受則受更弗計其所從來之何如而卻之也萬章曰彼之物既為不義我卻之則蹈不恭之嫌我受之恐有傷廉之累請無以辭卻之但以心卻之私計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托於他辭而無受則曲以貌致吾恭而直以心全吾義道固委蛇蓋謂是矣豈不可乎孟子曰處餽者何必以辭卻也儻其交也以道而為有名之餽其接也以禮而為及物之儀雖孔子得禮義之中正志且受之非卻矣乃卻以他辭無受也不名異於孔子耶萬章曰如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際之禮則設有禦入於國門之外者用其禦得之貨而六以道餽以禮名如此其恭也斯可受禦與孟子曰此不可受也規康誥之言禦人者曰殺人而鎮越之以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罔不怨之如此之人其為罪也莫贖其於法也不容是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惟此三尺之法殷受於夏周受於殷不待辭說於今猶昭然為烈而不

其可從來之何如而卻之也萬章曰彼之物既為不義我卻之則蹈不恭之嫌我受之恐有傷廉之累請無以辭卻之但以心卻之私計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托於他辭而無受則曲以貌致吾恭而直以心全吾義道固委蛇蓋謂是矣豈不可乎孟子曰處餽者何必以辭卻也儻其交也以道而為有名之餽其接也以禮而為及物之儀雖孔子得禮義之中正志且受之非卻矣乃卻以他辭無受也不名異於孔子耶萬章曰如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際之禮則設有禦入於國門之外者用其禦得之貨而六以道餽以禮名如此其恭也斯可受禦與孟子曰此不可受也規康誥之言禦人者曰殺人而鎮越之以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罔不怨之如此之人其為罪也莫贖其於法也不容是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惟此三尺之法殷受於夏周受於殷不待辭說於今猶昭然為烈而不



可換者即道交禮接如之何其受之吾謂孔子受之者豈受禦之謂哉萬
章曰禦人之貨固不可受矣吾觀今之諸侯其取之民也暴征橫斂剝民
自封其不義之甚矣猶禦人而得貨者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是
知禦人之非義而不知猶禦者之非義也敢問何說也孟子曰謂今之諸
侯取之不義可也然以為猶禦則太甚焉子以為有王者作將盡此今之
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如必待教之不改而後誅則與
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而謂之真盜彼蓋以為盜之心
而行為盜之事者也若謂非其有而取之者名為盜必推其不義之類
以至於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一物不容假借一毫不可點染而後乃
可言盜耳自非然者於義猶可寬也然則今之諸侯取非其有豈真可以
盜目之哉夫律之以法在所必容撥之以義未甚害此善其禮際君子
所以受之也昔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以祭孔子名從其獵較而不
之禁夫獵較非道非禮孔子猶且安之而况受諸侯之賜乎萬章曰仕所
以行道也然則孔子之仕魯果不以行道為事與孟子曰聖人身任斯道
之責則其出也安得不以行道為事也萬章曰既以行道為事則當以道
易魯而獵較之俗宜首禁也矣為亦苟同于俗而獵較也孟子曰此正孔
子之事道也蓋俗固未可驟革而可使之徐更是故支單齒牙不登于器
古制也自祀典未明而祭器濫設于是始有求雞繼之物以侈珍奇以寔
祭器者孔子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俎豆之設皆太廟之舊品物之薦皆
牲牲之帶而不以四方雞繼之物供其簿正之器則人知畋取雖多摠歸
于無用而獵較陋習將不禁而自止矣是於同俗之中寓變化之意此聖
人轉移之妙權也萬章曰既如此則孔子之仕去大有委曲而不得已者

何不去也。孟子曰：孔子之不去者，正欲以大行其道而姑為小試其端，使魯人知我於薄正之內而安意以承斯變魯之功名，以起使魯人通我於薄正之外而舉國以聽，則東周之事業聿興，誠為之端以示也。若其端可行而君不能遂行其道，然後決于必去，是以應聘天下未嘗終三年淹處於一國也。夫其委曲而不去也，以道其年去而不留也，去以道而可謂其非事道乎？且孔子之仕大凡有三：有見君相之虛心于我，將用吾道而行之固為見行可之仕矣；其次則道雖未行，有因其接遇之有禮則為際可之仕；又有因其問餽之有道則為公養之仕，其為見行可也。正以值行道之會，其為際可公養也，去以放行道之機，如于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蓋桓子能薦之，定公能用之，則仕者其本心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晉接慤慤之遇，合之一時也。於衛孝公之養之仕也，鼎養隆盛之遭逢之一適也。

也。何莫而非為道之心哉？夫見行可尚矣，而際可公養，去諸侯之賜，然則士之不卻交際者，無乃欲為道而仕乎？吾故曰：交以道，接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又何疑於今之君子哉？

此章專論交際。以事道二字為大主意，以其交以道三句為斷案。末後許多話無非發矚此三句。不可以下段為論進退，去勿以見行可為證事。道際可公養為證交際。恭也。就賜者之心言，與何心也。相應不恭就處交際者之心言。以下五問萬章節，疑其當卻。孟子節，斷其當受卻之卻之為不恭。章便意在於可卻尊者，賜之便見恭意。第三曰字謂卻餽時心中竊計之詞。交以道是交際有名也。接以禮是其中全有節文成個禮也。交接照取字看。但看今之交者，接者何如，不必計昔之取者何如。故舉禮義之中正而取與最不高者言之，以見其不必卻也。章

設禦人一段無非欲得孟子不可受之說而不知其不可一律也。引康
誥之言極明禦不可受言。外見孔子所受非彘禦之謂意。毅受夏十四
字貼在內不妨。君子暗指孟子王者三句言其於法尚有所容。是就法
度上辯其非真盜。夫謂非其三句言其於理未甚害。是就義理上辯
其非真盜。此二段總是應其取民猶禦意。既非真盜便見得交際有可
受矣。故又折衷於孔子。孔子且委曲以從俗。豈肯輕卻諸侯之賜乎。孔
子名獵較者非聽之也。以我易魯人不若就魯人易魯人之易入。以法
去獵較。不若就獵較去獵較之易轉也。須令下意講先薄正祭器二句
先正其本以寓變俗之機為之兆也。數句惟示可行而不為悖之去
皆孔子事道處為之兆。如俗語說個兆頭也更不粘獵較。只承不去意
推開說而極言去之不輕耳。未嘗三年淹久不重去意。要見欲行道也。

孟子素守不見諸侯之節。然諸侯有善其辭命而至者則未嘗不受其
餽。此全為事道計。觀孔子之獵較全委曲以行道。所以見可便仕。即
際可公養。公仕彼季桓靈孝何人。若充類至義之盡。則未有不以禦人
目之者。而孔子不拒也。然則何必固卻於今諸侯之交際。而辭孔子所
不辭哉。須得孟子自寓意思。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

全

孟子曰君子之仕也為達道以行其志。非為憂貧之故也。或有時家貧親
老不得已而仕以竊升斗之祿。祇求濟于貧耳。豈仕之正哉。猶之娶妻本
以繼嗣。非以為養也。有時而欲資其奉養。則非娶妻之常矣。夫為貧者業
已處仕之窮。當遊心於仕外。以端其品業。又通仕之變。必擇處於仕中以
清其操。尊者顯名也。為貧而冒尊則不順。辭尊而居卑可也。富者厚寔也。

為貧而奸富為不祥辭富而居貧可也然以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必以何者為宜居乎惟若抱關擊柝之吏取資于朝廷者薄受責于此身者微則服官易効此其吏隱非以玩世養晦正以全貞乃為宜耳曷不以孔子觀焉孔子大聖也即言高當世而道著朝端誰曰不宜然當其為貧則嘗為委吏矣聖人曰此卑而貧也委吏所司者會計吾取其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聖人曰此卑而貧也乘田所司者牛羊吾取其牛羊茁壯長而已矣智効一官雖非有忠言嘉謀而不謂之曠職道行一命即未能達時致主而不謂之素餐為貧而仕者若孔子可以法矣吾乃知有建白當世之志者必居高位而後可如位卑而言高是不親其事而侈譚其謀也其何免於出位之罪也夫公罪其不安於卑貧也若立乎人之本朝則既居尊富而非卑貧有行道之責矣乃反托緘默以為老成持模稜以為博

容之充位道不行于上下焉則是有明聖之逢而無振耀之烈公可恥之甚哉信乎為貧者于時為需于道為貞固遵時之法非為貧者于時為亨于道為泰公乘時之宜明乎此而可以遠恥矣

此孟子見當時立人之朝者徒居尊富而不行道藉口貧仕以自解故發此論言欲貧仕則當辭尊富矣欲居尊富則當行道矣歸重首句末二句相呼應故首曰仕非為貧也便見當以行道為主末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便見仕非為貧講須得此意不是徒為貧仕致詳也。有時字活看娶妻二句輕是喻上意辭尊富處卑貧蓋以其居者借潤以其辭者明庶也辭字必須活看就其立志說抱關擊柝舉一以為例么要取稔職意孔子嘗為者當其道不行時也而已矣言其職止於此而不必一毫踰越於此外方是為貧而仕之準則位卑四句不是

對待語。須一。直重。下。二。句。太。意。言。位。卑。則。無。事。於。言。高。如。立。乎。人。之。本。朝。便。說。不。得。貧。仕。必。要。建。明。展。布。方。為。不。愧。乃。職。若。當。行。道。而。道。不。行。豈。不。可。恥。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

全

當時孟子傳食諸侯受其餽而不受其祿故萬章問曰養士者國家之典而士即資之以為養可也乃今之為士者不肯寄託諸侯而食其所賜之祿何也孟子曰士之分固不賤也諸侯失國而後寄託於諸侯蓋念與同爵而食其在公之餽謂之寄公此禮之經也士之不敵諸侯明矣越境而糜人國之餽是以匹夫之身上擬王公之貴越分踰制于禮何居士故有所不敢也萬章曰士之不托于諸侯固矣至若君餽之粟則受之否乎孟子曰受之萬章曰士者受君之粟果何義也孟子曰君之於氓賑窮恤

乏固有周之義矣士未為匹夫民也是士之受餽名准以民禮自居耳萬章曰君餽之粟與賜之祿若無甚異乃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孟子曰士之分不敢受君之賜也萬章曰敢問其不敢何也孟子曰餽無常數而賜有常數無常數則無常職者皆可受此君待氓之禮也有常數必有常職者然後可受此君待臣之禮也故雖抱關擊柝之吏名云小矣然皆有常職以食其上之賜若士無常職而乃受常數之賜是身不得為臣而冒然以臣禮自居不恭其去以是為不恭故不敢受其賜豈得與周之則受者例論哉知此可無疑於不托諸侯矣萬章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所餽者可常繼而皆以當賢者之受乎孟子曰名顧其所餽之者何如耳昔繆公之於子思也名嘗慕其賢而悅之亟命使者問其安否亟命使者餽之鼎肉子思因君命每至必拜有所不悅於其卒來餽時也標使者出

諸大門之外。壯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始吾謂君之餽將以禮。及也。今而後乃知君無愛敬之誠。徒以犬馬畜伋也。何以餽為哉。蓋自是繆公愧悟。不復令臺官來致餽也。夫亟問亟餽。既失之於始。自是無餽。又失之於終。悅賢者當不其然。蓋悅賢者要在有以舉之。而非徒養之為兢也。今繆公之悅子思。非惟不能舉而用之。且併其所為養而失之。尚可謂之悅賢乎。此可見餽可常繼。而常以君命餽則不可也。萬章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亟餽非也。無餽又非也。必如何斯可為能養矣。孟子曰。餽非出於君命。則於禮為簡。非所以養賢也。餽亟出於君命。則於禮為瀆。非所以養賢也。故當其始餽之時。或為粟。或為肉。以君命將之。若曰不腆之儀。以供遠者。賢者于是再拜稽首而受。若曰天威不遠。顏咫尺矣。而敢不拜嘉乎。此始餽之禮然也。乃後則異其焉。其繼粟也。司之廩人。其繼肉也。司之庖

人。不以君命將之。蓋必如是而後。可以安賢者之身。而不使其勞也。彼子思所以不悅繆公者。其心以為。鼎肉之微。不繼於庖人。而數出於君命。且使已僕。爾有亟拜之勞。非養君子之道也。此所以麾使于卒而不受也。然此猶言養賢也。非舉賢也。乃若養而能舉者。其徵之帝堯乎。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視之。繼粟繼肉者。又不足言也。後舉而加諸上位。任以百揆之職。則又能舉矣。此養也。此舉也。惟五公有之名。惟五公盡之。悅賢之道。蔑以加矣。謂之五公之尊賢。非耶。人君能為五公之尊賢。則士何不受之有。不然。士何以禮自待耳。而首高焉。以託諸侯哉。

通章在不恭也。分着三節論士自待之道。在二不敢上見。末三節因論君待士之道。在能養能舉上見。下意雖因上意生來。較重君待士邊。上

節而不取。雖一指君一指臣。要重無常。職受賜為不恭上。即託諸侯之
詐禮。便含此意。以為當世諸侯。既不能用我。就不該食其祿。其不欲賜
於上處。心是不託諸侯處。勿把託則此君。賜則此臣。岐作兩層。然君之
待士。豈可聽其不受賜。而無以養之。又豈可聽其無常職。而無以舉之。
必繼粟繼肉。近趨尊。纒能養能舉。遠追唐克。斯於待士之禮。有得。問餽
是以君命而來。故子思不膝拜受。而不悅。標使而必于卒前。此還望其
悔悟。見聖賢發之不暴。處受之則納于內。不受則出于外。標之止不延
到內。便是勿說得。太甚。大馬在後。養上說自是。臺無餽。雖是悔悟。君命
數將之。非終未悟。繼粟繼肉之道也。悅賢字。虛悅賢。所重在舉。不徒在
能養。敢問國君。即是明養賢之道。子思以為。鼎肉之句。又發出子思卻
餽意。嫌其太瀆。見已所言。養賢者。在於敬賢。不在勞賢也。非是。凌斷纒

公不能養之失。特言養未及言舉也。如諸上位。即登庸攝政。而非天子
之位也。養君子者。須以克為法。惟舉則終見其能養處。王公尊賢。正應
前悅賢二字。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全

萬章問曰。敢問士之不見諸侯。何義也。意蓋以臣之見君。義不可逃。而不
知士非臣也。孟子曰。士生諸侯之國。其在國都。混逸闔閭之中。則名曰
市井之臣。其在郊野。跼伏隴畝之內。則名曰草莽之臣。名雖為臣。而實皆
謂庶人。庶人未傳贊為臣。與夫已傳贊為臣者。不同。故不見諸侯者。守為
下之分。禮當如是也。無敢見之禮。則名無往見之義矣。萬章曰。士未為臣。
固謂庶人矣。然庶人君召之後。未有不往役者。夫役可往也。見名可往也。
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孟子曰。是又不可以執一論者。以分而

言則庶人君召之後是以民處之矣于是而徃役固以賤承貴是安分也
義也以德而言則為士君召之見是以士處之矣于是而徃見則枉道徇
人是失身也非義也惟義有可有不可故士有徃有不徃也且踈迹之踪
世主所易忽帝王之色人主所難捐而君之欲見士也何為也哉萬章曰
為其多聞也而道古證今足以備顧問為其賢也而居仁由義足以資佐
理孟子曰若是則士之不見固其宜者為其多聞也則可師矣雖天子且
隆就問之禮不敢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可尊矣吾聞尊賢有謀
焉則就之誠未聞欲見賢而反召之來見也嘗稽之古矣昔繆公亟見於
子思曰古有千乘之國以下友一介之士何如公意蓋自謂能友子思也
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人君之於士也當隆之以師禮而事之云乎
豈但如君所言僅友之云乎吾想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君之欲友士也
為其德也而位非所挾矣如徒以位而言則子君也我臣也君民禮隔何
敢與君友惟以德而論則子當致敬盡禮而事我者奚可以與我友由子
思之意觀之可見千乘之君求與一介之友而不可得也况為其多聞與
賢而欲見之而乃可召與召而見之視子思不啻遠矣匪直不若子思寧
不見鄙於虞人乎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蓋虞人守死不
徃也孔子美之以為志士不忘在溝壑虞人其志士乎勇士不忘喪其元
虞人其勇士乎孔子奚取於虞人焉蓋招之不以其物而能守死不徃則
有持身之節而無徇人之非以故取之也萬章曰敢問招虞人何以孟子
曰以皮剝蓋皮冠為田獵之所有事者故從其所事而招之也若夫庶人
則招以通帛之旃取其質素而象庶人之幽貞也若夫士則招以交龍之
旂取其變化而象士之通顯也若夫大夫則招以析羽之旌取其文采而

象大夫之浚明也。是旌乃招大夫之物，而以招虞人。宜虞人之不往也。夫景公以大夫之招，以虞人，虞人守死而不敢往，則夫以士之招，以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夫執貴者之物，以招賤者之人，且肅于分而不往，况欲見賢而召之，是以不賢人之招，以賢人也。賢人之自守，謂何而肯輕往乎？以是知君欲見賢，或師而事，或就而見，道固應爾。若不以其道而欲召見之，則賢者決不可致。欲以招之，適以拒之，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獨不觀君子之自守乎？夫義何物，直方闢其塗，裁制昭其軌，攝群往羣來，以歸于域，其人之路乎？禮何物也，辭讓立其樞，繩尺司其篇，約衆步衆，趨以就于閑，其人之門乎？禮義非獨為君子設也，無奈世之詭道借徑，奔走利達者之衆也。則由是路而措足于康莊者，惟君子能無。奈世之裂檢踰閑，趨謁王庭者之多也。則出入是門而束身于矩矱者，惟君子能。大東之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以為行小人之所視，以為法。即詩之言，蓋信君子之由義路，與夫出入禮門矣。彼不賢人之招禮耶？義耶？而謂君子往見之耶？此吾所謂欲入而閉之門也。萬章曰：士以禮義自守，固不可召矣。然古今言禮義者，必折衷於孔子。何當君命召，輒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之所為，撥之禮義，有未協與？孟子曰：此心所謂傳，贊與不傳，贊者之別也。孔子當仕，有官職，魯君以其官召之。夫仕有官職，既非為市井草莽之臣，而召以其官，又非為多聞與賢之士，固宜孔子之亟往矣。豈可與士例論哉？信乎士之不見諸侯，為禮義之不容越矣。

禮義二字，乃一章骨子。首二節告以不見之義，下是詳士不可召之意。知士不可召，則知所以不見諸侯之故矣。市井草莽，國與野字之別禮也。言分之所在，且勿入，自重意，留下不義處，說士即庶人也。以分言則

曰庶人以德言則曰士。徃役二句重下句。五節皆詳此句耳。言禮又言義之森嚴處便是禮。之時宜處便是義。多聞賢只就一人說。自知識言謂之多聞。就多聞中作用出來。謂之賢。繆公云千乘之國以友士。雖據古而言。分明以友士為盛事。子思抗辭以荅之。是欲折其驕而使之下士也。事之二句不可通作古人語。謂古人只說個事之。豈曾說個友之。以解其友字也。以彼至我友。孟子又推子思不悅之意。千乘三句是即子思之言。放開斷說。下引虞人不過取他非招不徃。以明不賢人之招不可加於賢人耳。不可與子思對。以皮剝數句。須以虞人為主。以大夫之招二句提起。以士之招二句緊承之。蓋即虞人以例推庶人。而深斷賢人不可應非禮之招。不敢以職分言。不可以禮義言。義路禮門要切應召意講。乃不涉浮。出入是門士之門也。欲入閉門君之門也。須

君之門關而士之門始出矣。亦相應。引詩說到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見君子所履之禮義。為小人所視。傲斷不肯踰越而徃。君之召也。非專證能由是路之義。孔子應召在居官時。君以官召孔子。以官赴此。正是禮義所在。得此節方找足。士不可徃召。前事之云乎等意。再無滲漏。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

全

此章見取善當要其極也。孟子謂萬章曰善無止地。友善亦宜無止心。如吾為一鄉之善士而一鄉之善士斯與之為友矣。吾為一國之善士而一國之善士斯與之為友矣。吾為天下之善士而天下之善士斯與之為友矣。善以無畛域者任其斟酌。我以共唱共和者大其蒐羅。此足以聚善矣。然所云友天下亦從今之世論。不可以當吾世而失善士。豈世外遂無士哉。於是。以吾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夫古之人焉。古人之善詩

書紀之吾為之頌其詩為吟咏反覆若見古人於詩也讀其書為沉潛玩味若見古人于書也然詩書特紙上陳言耳頌之讀之而不知其人之寔則展卷了然掩卷茫然若之何能有獲也其可乎是以設身而處實心而會其為性反功德者邈世以窮其奧其為帝王師相者揆世而探其宗恍若處往哲於一堂之中結締交於千載之上是進而友古人矣區々天下之善尚不足言何況一鄉一國云乎哉。

兩節雖一連看。但上是我善斯能取善。下是取善則我益善。友就我去友之在取善之心上看。下為未足名然。天下之善無窮人與人各為鑄世與世代為景而取之須自己身上。佐起根基。必四海有若同堂。千世有如旦暮。方為友善之極。詩書不必出自其人者。凡歌咏紀載其事者皆是四共字一樣。知人全在論其世上。如禹稷當平世。頌子當亂世之

世我不徒頌讀其詩書而直究其當世之行事。堯舜之世是何等樣作為商周之世是何等樣作為以其心想論到此處如身處其地而親見其行事一般精神意氣直與之俱固不度誦讀亦不拘誦讀尚友言友善至此無以復加矣對上未足看。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 全

齊宣王問為卿之道當何如孟子曰王之所問者果何卿也王曰宗卿耳復有同其名而不同其業者乎孟子曰不同有貴戚之卿君蓋以其親暱而任之也有異姓之卿君蓋以其賢能而任之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孟子曰貴戚之卿以恩合者也國存與存國亡與亡豈不願吾君相安於無過乎不幸君有大過足以亡社稷者則盡言以諫之冀其悟而後已如必至於反覆而猶不聽焉此時去之不可坐視之不可則惟禱宗室之賢者

以易君位雖違冒不韙而天地臨之先王監之固臣子之微權也貴戚之
 卿道當如此王一間孟子之言而賦以卿而可以易君位也是設卿固自
 危也君何樂乎有御遂勃然變乎色孟子解之曰王勿異臣之言也王問
 臣臣不敢不以貴戚之正道對既而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孟子曰
 異姓之卿以義合為道出也非必君有大過而後諫也苟君一有過則
 必盡言以諫之而至於反覆而猶不聽焉竭忠畢知無可奈何而掛冠長
 往不以明委曲不得已之情耳此則異姓之卿也吁王如知此而思以約
 諫為則親之賢之有不各安其職者乎

一是行權以定國。一是守經以潔身。惟適於義而已。二卿皆重在反覆
 上。必真有一念忠君愛國之心。昭乎可以信天下。通神明。至於反覆
 之而不聽。乃可以易位。可以去也。不然區區言論之間。以塞責而輕易

乃篡弒之賊。輕去國。無乃小人之事哉。孟子之論。是權其極處
 事耳。



書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